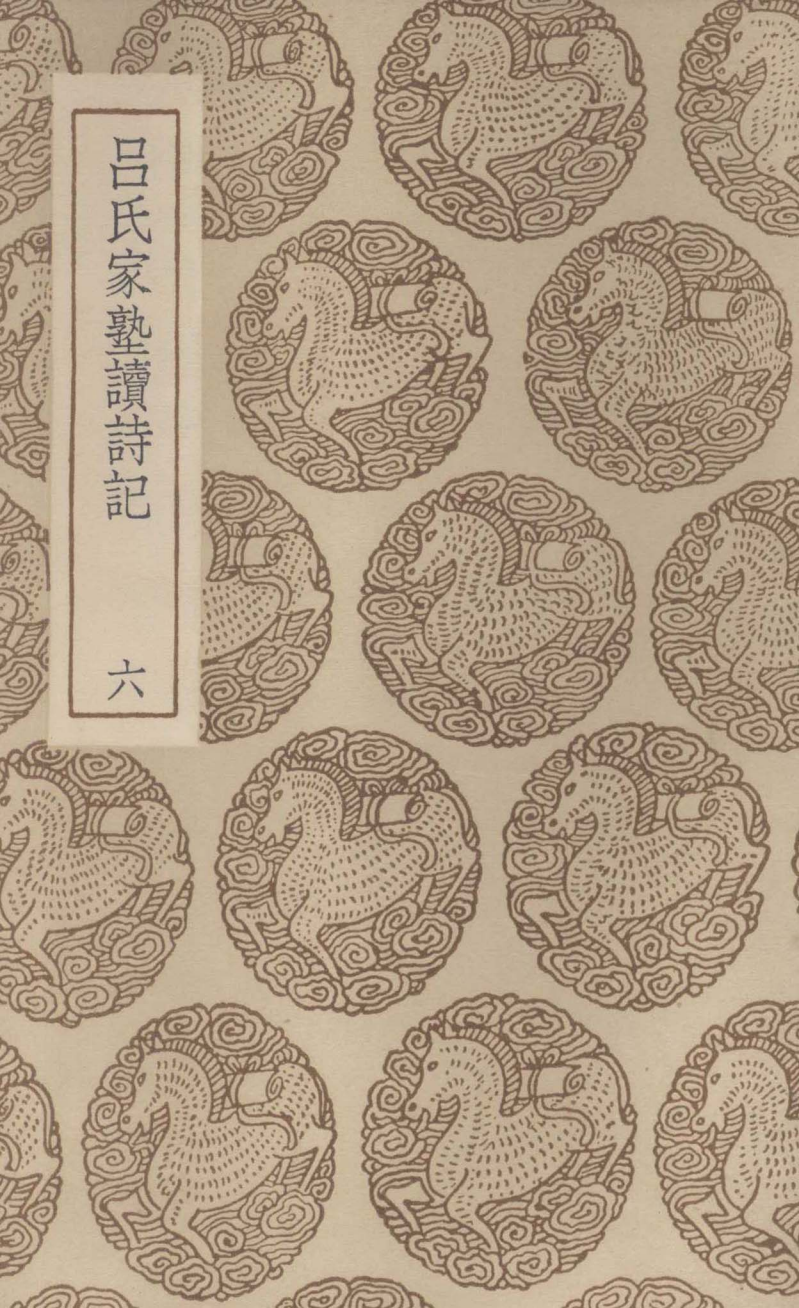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

(六)

呂祖謙撰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桑扈之什

桑扈^{音戶}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長樂劉氏曰：君臣以言其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朝廷風俗之禮而謂之文者，尊卑異位也，親疎異情也，長幼異序也，內外異宜也，往來異守也，動而相交合

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義理，序其品，則曰人倫也，序其義，則曰禮文也，朝廷所以綱天下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

〔呂氏曰〕桑扈之詩作，則君臣肆其心，易其事矣。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音戶}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交交，往來貌。桑扈，竊脂也。

李氏曰：桑扈有二種，爾雅曰：桑扈，竊脂鳩鷄剖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竊其

肉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爾雅有竊毛，皆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此則陸農師之說也。

○〔毛氏曰〕鶯然有文章。○〔蘇氏曰〕胥，辭

也。^{毛氏曰：胥皆也。}

○〔鄭氏曰〕祜，福也。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之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濩威儀升降於朝

廷，則天下示觀視而仰樂之。○〔蘇氏曰〕幽王直情而恣行，無復禮文法度，思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

受天福。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肯，萬邦之屏。畢鄂反。

〔毛氏曰〕領，頸也。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出於身者，欲有作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綵四張，鶯然可愛也。屏，蔽也。王氏曰：屏之為物，禦外以蔽內也。〇〔蘇氏曰〕樂循禮義，

則足以屏萬邦矣。

之屏之翰，百辟音壁為憲，不戢莊立反，不難，受福不那。

〔毛氏曰〕翰，榦也。孔氏曰：釋詁云：榦，榦也。榦也。舍人曰：榦，正也。築榦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憲，法也。〇〔鄭氏曰〕辟，君也。戢，斂也。〇〔毛氏曰〕

不戢，斂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〇〔蘇氏曰〕王者屏翰四方而為諸侯法，苟不以禮自戢，難而求肆情焉，則亦不足以受多福矣。王氏曰：戢則不肆，肆則不易，肆則放逸，易則傲慢。動不以禮，非所以受福，故戢而難，然後受福多也。

兕徐履反觥古橫反。其觥音蚌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萬福來求。

〔鄭氏曰〕兕，觥，罰爵也。〇〔朱氏曰〕觥，角上曲貌。頌作捄，春秋穀梁傳作觥，與此字同。穀梁注曰：觥，球球然角貌。〇董氏曰

字書作兕，其斛，說曰：兕角可以為飲者也。後世作觥，誤也。許慎說文作兕，其觥，角貌。旨，美也。思，語辭也。〇〔蘇氏曰〕旨，酒之和柔，而兕觥之設，所以常

自戢難也。〇〔朱氏曰〕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無事於求福，而福反求之矣。〇前漢五行志〔詩曰〕兕

觥其觶。旨酒思柔。匪徼匪傲。萬福來求。注：謂飲酒者不徼幸，不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東萊曰〕：兕觥如卷耳，疊觥並陳，則不必指爲罰爵。如此詩，則指爲罰爵也。彼者指古之人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鴛於袁、鴛於良。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孔氏曰：幽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也。

〔呂氏曰〕：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漣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孔氏曰：舉一物以興其餘也。鴛鴦、匹鳥。鄭氏曰：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

〔孔氏曰〕：月令云：羅罔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釋器云：鳥罟謂之羅。畢，羅異器。○〔鄭氏曰〕：君子謂明王也。○〔毛氏曰〕：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孔氏曰：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

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王氏曰：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取其卵，弋不射宿，故也。○〔鄭氏曰〕：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長樂劉氏曰：先

王之制，禽蟲之微如鴛鴦者，凡民取之，亦有禁令，不可常取也。必遂其生，生育種類，煦養既就，然後于飛。于飛之時，乃可手畢以網之。張羅以待之也。苟非禮樂刑政之洽于其民，而中和浹於風俗，則仁民息物之道，其能及於是耶？是以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以言萬物之戴乎其德，與天無二也。君子萬年，福祿宜之者，謂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人以爲宜也。

乎其德與天無二也。君子萬年，福祿宜之者，謂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人以爲宜也。

鴛鴦在梁戢側立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鄭氏曰〕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遐遠也遠猶久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

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

孔氏曰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其雄者而言耳○張氏曰禽鳥並棲一顛一倒各以左翼斂在內以右翼防外患○長樂劉氏曰戢翼在梁人無害禽之心禽亦不疑於人也

○〔蘇氏

曰〕惟俟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者戢翼而安○〔東萊曰〕此詩獨以鴛鴦為興者詩人偶見人之掩捕適有所感耳梁橋梁魚梁皆是不必專以為石絕水之梁也

乘繩證馬在廐音救摧采臥之秣音末君子萬年福祿艾魚蓋之

〔毛氏曰〕摧筮也

鄭氏曰摧今莖字也○釋文曰摧芻也

秣粟也

釋文曰秣穀馬也

艾養也

○〔鄭氏曰〕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

無事則委之以筮有事乃予之穀

蘇氏曰將用其力則加之以秣

愛國用也

長樂劉氏曰王所乘之馬猶或節儉如此其他服用從而可推矣

奉養之節如此故

宜久為福祿所養也

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鄭氏曰〕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頰缺婢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孔氏曰：諸公同姓之公也。

有頰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音鳥同與女蘿力多反，施以跂反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亦字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悅懌音亦。

子憂心奕奕，亦字。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懌。

〔毛氏曰〕興也。頰，弁貌。說文曰：頰，舉頭貌。○董氏曰：頰者，圍項而結之也。禮，緇布冠。頰，弁無笄者，著頰圍髮際，結項中，隅四綫，則有笄者亦以固頰。弁，皮弁也。孔氏曰：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土之

祭服，韋弁，則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皮弁也。○〔鄭氏曰〕實，猶是也。旨，嘉，皆美也。○〔毛氏曰〕蔦，寄生也。陸機疏云：蔦一

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女蘿，菟絲松蘿也。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為松蘿，故言松蘿也。陸機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

○〔鄭氏曰〕君子斥幽王也。○〔毛氏曰〕奕奕，然無所薄也。孔氏曰：憂則心遊不定。○〔鄭氏曰〕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皮弁，以日視朝。

孔氏曰：燕禮者，諸侯燕臣子之禮。其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王氏曰：無以為禮，君子弗非也。有以為禮而弗用，是乃君子所非也。

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至親。○〔朱氏曰〕非他人也。○〔孔氏曰〕蔦

子所非也。

與女蘿依於松柏。松柏存而茂，松柏殞而亡。是存亡在松柏。○〔蘇氏曰〕：兄弟之王，譬如蔦與女蘿之託松柏耳。不見則憂，見則庶幾王樂之。王柰何獨不顧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忼忼。

兵命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鄭氏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楊氏曰〕：爾殽既時，君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與羊之類是也。○〔鄭氏曰〕：具，猶皆也。○〔毛氏曰〕：忼忼，憂盛滿也。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蘇薦 死喪無日，無幾

居豈 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鄭氏曰〕：阜，猶多也。○〔長樂劉氏曰〕：甥舅，謂母姑姑姊妹也。妻族也。○〔鄭氏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孔氏曰：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爲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搏爲雹也。盛陰之氣，

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搏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矣。

○〔王氏曰〕：有頍者弁，實維在首，則言弁在首而不知用禮

以稱之，則刺之甚矣。○〔陳氏曰〕：霰，雨雪之兆。王疎兄弟甥舅，亡之兆也。○〔蘇氏曰〕：君子以是知死

之無日相見之無幾無所復賴而相告曰苟今夕有酒也君子維以相宴而已不其他矣王氏曰言今夕則不謀來夕之

否存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車胡瞎反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音丁故疾反無道並進讒巧敗必邁反國德澤不加於民間人思得賢女以配

君子故作是詩也董氏曰叔孫婣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考其時將為季孫迎宋公女

間關車之羣兮思變力亮反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音活雖無好呼報反友式燕且喜

〔毛氏曰〕輿也間關設羣也孔氏曰羣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朱氏曰間關設羣聲也○董氏曰按說文羣韃也故謂之關又曰羣車聲也車韃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間關為聲又為驅馳其說本此○〔釋

文曰〕羣車軸頭鐵也○〔毛氏曰〕變美貌○〔鄭氏曰〕逝往也○〔毛氏曰〕括會也○〔鄭氏曰〕式

用也燕飲也○〔邱氏曰〕昏君之心維婦人是從故思得盛德美色之女往迎之以配幽王也○〔朱

氏曰〕匪饑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饑渴耳○〔孔氏曰〕凡人之燕飲喜樂須賢友共之疾

褒姒之甚思賢女之切若迎得此女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鷓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呼報反爾無射音亦

〔毛氏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鷓雉也。

孔氏曰：說文云：鷓，長尾雉。陸璣疏云：鷓，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鷓鷃，其尾長，肉甚美。故語曰：四足之美有燕，兩足之美

有辰時也。○〔張氏曰〕碩，大也。○〔邱氏曰〕爾，碩女也。○〔鄭氏曰〕射，厭也。○〔邱氏曰〕茂盛之林，集

者維雉，興王宮之貴，宜有碩女居之。○〔朱氏曰〕以令德來配君子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朱氏曰〕旨，嘉，皆美也。言得賢女以配君子，則其嘉如此。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及賓客，然飲食歌舞

有所不能自己。孔氏曰：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己爲主，故云已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爲主，故云已身無德。○〔王氏曰〕樂賢女如此，則厭

惡褒姒甚矣。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其葉湑湑，星歷思敘。兮鮮兮鮮，子洛息淺。我覲爾，我心寫兮。

〔鄭氏曰〕陟，登也。○〔孔氏曰〕析，伐其柞木以爲薪。其葉湑湑，然茂盛。邱氏曰：柞葉最盛。○〔鄭氏曰〕鮮，善觀，見

也。○〔陳氏曰〕析薪者以興昏姻善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心輸寫而無所憂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覲爾新昏，以慰我心。

釋文下孟行止，四牡，茂口騤騤，字非六轡如琴，覲爾新昏，以慰我心。

〔毛氏曰〕景大也。○〔朱氏曰〕景行大道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

〔孔氏曰〕四牡之馬駢駢行而不息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歐陽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下則云四牡駢駢六轡如琴者謂調

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鞶也。使我見王得此賢女為新昏則慰我心矣。○〔說文曰〕印欲有所庶及

也。詩曰高山仰止。○〔史記孔子世家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表記注云景行行止詩作行之

車鞶五章章六句

青蠅餘仍反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開在煩豈開反弟君子無信讒言

〔毛氏曰〕營營往來貌。歐陽氏曰營營然往來之飛聲樊藩也。孔氏曰孫炎云樊圃之藩 ○〔鄭氏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君子謂

王者也。○〔鄭氏曰〕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

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注惡即矢也。○長樂劉氏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蠅復變為蠅其穢敗於物無有紀極也。○陳氏曰青

蠅穢不潔之物。驅之使去而復還。○〔程氏曰〕。讒人之情。常欲汚白以爲黑。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孔氏曰〕。讒人爲害如此。樂易君子。無得信受之。陳氏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

說文作營營。小聲也。樊。作糲。蓋古字也。○〔東萊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行且至于几席盤杆之間矣。蓋憂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邱氏曰〕。棘。謂植棘爲藩也。孔氏曰。棘。榛。即爲藩之物。○〔鄭氏曰〕。極。猶已也。○〔李氏曰〕。四國。四方也。○〔前漢注

曰〕。樂易之君子。不當信讒人。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土市反。讒人罔極。古豆反。我二人。

○〔毛氏曰〕。榛。所以爲藩也。○〔鄭氏曰〕。構。合也。合。猶交亂也。○〔朱氏曰〕。己與聽者爲二人。孔氏曰。謂見讒之人與人

也。君也。○〔李氏曰〕。當是時。小人得志。凡賢者無不被讒矣。而獨曰構我二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嫫息列反。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直林反。湎莫衍反。淫液。音亦。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嫫息列反。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直林反。湎莫衍反。淫液。音亦。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嫫息列反。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直林反。湎莫衍反。淫液。音亦。

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孔氏曰酒誥注云齊色日酒沈酒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酒然俱醉顏色齊同也。○鄭氏曰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孔氏曰樂記說樂之遲云咏嘆之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意也。○

後漢孔融傳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歐陽氏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其前一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直乙反。籩豆有楚。殺戶交反。核戶革反。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鐘鼓既設。舉酬市由反。逸逸。大

侯既抗。苦浪反。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音其。爾爵。

〔鄭氏曰〕筵、席也。初卽席也。孔氏曰司几筵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邱氏曰〕左右謂據筵上左右之人。○〔毛氏曰〕秩秩

然肅敬也。蘇氏曰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殺、豆實也。鄭氏曰豆實菹醢也。○孔氏曰殺是總名此文殺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爲殺。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殺是在籩之物亦爲殺也。○〔鄭氏

曰〕核、籩實、桃梅之屬。孔氏曰桃梅有核之物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橡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謂乾者也。○〔毛氏曰〕旅、陳也。○〔鄭氏曰〕和旨、

猶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孔氏曰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琴

瑟之樂尙遷之明鐘鼓之懸改之矣。大射不言改懸者諸侯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鍾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朱氏曰〕舉酬、舉所奠

之酬爵也。又曰按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酌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也。○〔毛氏曰〕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

也。鄭氏曰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孔氏曰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射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抗舉也。孔氏曰按大射前期三日。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舉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事未至。經云不擊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以司正為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擊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

○〔鄭氏曰〕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朱氏曰〕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孔氏曰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則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也。○鄉射禮司射比三耦於堂西。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御射。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鄭氏曰〕獻猶奏也。各奏其發矢中之之功。○

〔毛氏曰〕的質也。孔氏曰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昔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侯中畫。為獸其中射處皆二尺。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以的為。正鵠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祈求也。○〔朱氏曰〕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射者

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也。○〔蘇氏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鄭氏曰將祭而射謂之大射。既安賓然後改既旅然後張侯及弓。孔氏曰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下章言烝衍烈祖其非祭與。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亦張。

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孔氏曰大射禮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求勝以爵其不勝。○

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孔氏曰大射禮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求勝以爵其不勝。○

〔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養也。○〔東萊曰〕按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綱與鄉射同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鄭氏偶忘互相備之例遂以爲舉鵠而棲之於侯殊不知舉二尺之鵠安得謂之大侯既抗乎。

籥余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苦且烈祖以洽戶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古雅子孫其湛都南

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音求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鄭氏曰〕籥管也。詳見簡兮○〔毛氏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長樂劉氏曰籥舞文舞也干舞武舞也言文則武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鄭氏曰〕

烝進也衍樂也。○〔王氏曰〕烈業也。孔氏曰有功烈之祖○〔鄭氏曰〕洽合也。○〔孔氏曰〕百禮事神之衆禮也。蘇氏

曰百禮九州諸侯所獻以助祭者所謂庭實旅百也。○〔毛氏曰〕壬大也。○〔邱氏曰〕林衆也。鄭氏曰壬任也謂卿大夫也林諸侯也○〔朱氏曰〕錫神錫之

也。○〔鄭氏曰〕純大也。○〔朱氏曰〕嘏福也。鄭氏曰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鄭氏曰〕湛樂也。○〔蘇氏曰〕載則也。○

〔董氏曰〕仇匹也。所謂耦也。○〔王氏曰〕室人主黨也。○〔蘇氏曰〕康安也。毛氏曰酒所以安體也○朱氏曰或曰康讀曰抗記曰崇玷康圭謂

玷上之爵也。

○〔董氏曰〕崔靈恩集註以一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王氏曰〕大射禮為將祭擇士故也。

既祭矣於是乎燕燕則又射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其飲也常以射射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

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則所謂有備樂也烝衍烈祖以洽百禮則所謂有備

禮以成之也○〔朱氏曰〕百禮禮之備也言其禮之盛大也既錫爾福及爾子孫皆獲湛樂也○〔王

氏曰〕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則於是又射矣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則賓主皆善射矣賓黨射則手敵主

黨入射則又手敵邱氏曰手敵對手之耦也

○〔孔氏曰〕酌彼安體養病之爵以飲不中者也邱氏曰以其養老養病故曰安爵

○〔蘇氏

曰〕以奏爾時薦之以時物也。

賓之初筵温温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孚袁反舍音捨其坐遷屢力具反舞僂僂音仙其未醉

止威儀抑抑於力反曰既醉止威儀悒悒毗必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毛氏曰〕反反言重慎也。蘇氏曰反反顧禮也幡幡失威儀也。蘇氏曰幡幡輕數也遷徙也屢數也○〔王氏曰〕僂僂軒舉之狀

○〔毛氏曰〕抑抑慎密也。孔氏曰謂慎禮而密盡悒悒媿媿也。董氏曰字書以悒為儀毛以為媿媿蓋溺於儀而不知禮此宜以其媿媿終也○〔董氏曰〕秩序也

○〔孔氏曰〕此章陳幽王燕賓失禮之事賓初升筵尚温温然和柔而恭敬未醉之時威儀猶能反反

然重慎。至於既醉，幡幡失威儀。鄭氏曰：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勅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舍其本坐，遷嚮他處。長樂劉氏曰：君臣賓主各有定位，以象天地日月之居其所也。

今則舍其坐而遷其位，是君臣可得而亂也。賓主可得而易也。數數起舞，僂僂然。長樂劉氏曰：舞之奏，各有其時，非可以屢也。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其未醉，尚守威儀。

已醉，威儀乃怩怩然而媠媠。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昏亂無次。董氏曰：犯貴朝廷，犯齒衽席，所謂不知其秩也。

賓既醉止，載號胡毛反，載嘏女交反。亂我籩豆，屢舞傲傲。起其反。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尤反。側弁之俄。五何反。屢舞傴傴。素多

既醉而出，竝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毛氏曰〕號嘏，號呼謹嘏也。孔氏曰：喝叫也。傲傲，舞不能自正也。說文曰：醉舞貌。○王氏曰：傲傲，傾側之貌。○〔鄭氏曰〕郵，過也。朱氏曰：郵與尤同。

側傾也。俄，傾貌。○〔毛氏曰〕傴傴，不止也。○〔鄭氏曰〕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蘇氏曰〕此章申言

其亂而終誨之也。王氏曰：言人之始，未嘗不治，終始至於亂。○〔歐陽氏曰〕刺王之君臣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嘏雜亂，籩豆

亦無次序。至於屢舞。孔氏曰：已醉則不自知其過矣。○〔長樂劉氏曰〕但見側其弁，俄然而頽矣。○〔孔氏曰〕數起舞，傴

傴然，又不能止。○〔長樂劉氏曰〕福，謂徹俎歸胙也。上下皆醉，受福而歸可也。○〔鄭氏曰〕賓醉則出

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孔氏曰：醉前無失為有德，既醉為愆以喪之，是伐其德也。○〔朱氏曰〕飲酒之所以甚美者，

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東萊曰〕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雷遂出，卿大夫皆出。所謂既醉而出也。竝受其福，當取劉執中鄭康成兩說合觀之。其義乃足。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_音泰。意匪言勿言，匪由勿

語。_{魚據}由醉之言，俾出童_音殺。三爵不識，矧_{失忍}敢多又。

〔毛氏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_{董氏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慎禮如此。○朱氏曰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祭儀法也。}式，解見式微。○

〔朱氏曰〕謂告也。○〔鄭氏曰〕由從也。○〔毛氏曰〕殺，羊不童也。_{鄭氏曰殺羊之性，牝牡有角。}○〔鄭氏曰〕三爵者，獻

也。酬也。酢也。_{孔氏曰禮有獻酢，有旅酬及無算爵，旅與無算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酬也。酢也。}○〔王氏曰〕凡此飲酒，則非特幽王之朝而已。○

〔孔氏曰〕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復設濃以逼之。○〔鄭氏曰〕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王氏曰〕立監史，本防人之失禮儀也。不醉者，正其禮儀則善也。醉者失其禮儀，則不善也。今反以醉者為善，恥彼不醉者而強之以酒。○〔孔氏曰〕不醉者，監與史反恥而罰之，是使之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朱氏曰〕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

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殺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

孔氏曰：使汝出童首無角之殺羊，苟其無然之物欲使息

也。○邱氏曰：此爲飲酒者設法也。爲主人者用不從世俗所謂飲酒之法，立監佐史，無使過醉，怠慢無禮，又當立酒令云：非可言之言不得言，非可用之語不當語。若有用醉人之言，則罰之以童殺。

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

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王氏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小人者，三爵則已醉，而無所識矣。矧敢多於三爵而又不已，宜其沈湎淫泆如是甚矣。○孔氏曰：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

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奠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酬酢爲三爵者，言行三爵飲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長樂劉氏曰：幽王飲酒必與羣衆，小人男女弗問，而立監命史，俾臨視巡省，在會之人，罔得弗醉也。衆醉則淫亂邪惡，穢雜鬻瀆，百醜興焉。而王用以爲娛，不醉則不爲百醜，無以娛於王，反恥而罰之，俾之必醉，衆皆醉矣。淫亂邪惡，穢雜鬻瀆，無所弗至，勿從謂告之也。或恥而弗爲矣，而俾大忘者，謂涵于酒，荒于色，悖于禮，瀆于義，皆大懈于厥政者。常人則以爲憂，幽王則以爲樂，故立史監，戒其勿言，幸其昏迷而大忘，用以爲歡焉。匪言勿言者，厥有醉劇，而才於淫穢，巧于悖亂，匪可以言者，則褒而美之，用以爲樂，慎勿言其非，恐愧厥心而弗復肯爲。故云匪言勿言也。其醉而善於悖亂，違拂人倫之事，謂之匪由，由道也。匪由之人，常常延納，勿語于外，留之以爲吾王一笑之歡也。有敢道及醉人之非者，罰以童殺，幾無童者，俾之必出，所以因其不能慎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與其燕飲者，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又恥於其心，亦爲淫亂。故三爵之後，洋洋然皆矣。醉矣，睡而不寤矣。不知矣，矧敢多飲而又寤哉。此二句，武公所以自處也。幽王繼宣王至治之後，未易遽失其天下，其不道不如是之甚，申侯豈能殺之也。蓋由諸侯疾怨，無有救之者，是足以見其詳焉。嗚呼，禽獸之所弗爲，而幽王爲之，其滅亡乃自取之也。又豈申侯所能爲哉。

○〔東萊曰〕：淳于髡

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灑在傍，御史在後。秦王趙王會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趙王鼓瑟。藺相如請秦王擊缶，顧召趙御史書之曰：某年某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此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卽執灑也。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

儀灋者也。或佐之史。卽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劉執中解此章。雖多牽強忿激。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意。然論酌酒之害。深切詳明。故并錄之。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二句

魚藻音早。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胡老反。京將不能以自樂音洛。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鄭氏曰。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

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昆蟲禽獸也。網罟有制。爵羅有時。田獵有候。弋射有規。不枉殺以戕其生。不過用以存其類。則其仁不曰不至矣。然上有恤物之制。而下無恤物之心。天下至廣。萬類維蕃。雖欲恤而全之。亦不可得。恤而全之也。是以先自于鄉。遂次及于八州。建伯立正。分帥列長。尊乎道。德之賢以爲司徒。用總厥教。以鄉三物爲本。有禮以格其違。有樂以和其戾。有政以矩其心。有刑以復其本。則五常者。吾民之所日用也。又豈有於物而不仁。於昆蟲而不恤哉。○王氏曰。憂在天下。不爲一己之得失。故謂之君子。○孔氏曰。幽王之詩。思古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居鎬京。武王爲始。刺王將喪鎬京。故陳武王也。

〔呂氏曰〕魚藻之詩。與孟子所謂惟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及王制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之。義同。

魚在其藻。有頍符云反。其首王在在鎬。豈苦在反樂飲酒。

〔朱氏曰〕興也。藻。解見采蘋。○〔毛氏曰〕頍。大首貌。○〔說文曰〕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鄭氏曰〕豈。亦樂也。○〔歐陽氏曰〕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也。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也。

毛氏曰：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孔氏曰：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藻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頰然其大首也。○長樂劉氏曰：夏月之時，淺水生藻，陽氣在外，魚亦從之，不潛于淵而在于藻也。有頰其首者，出游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頰大也。

魚在在藻，有莘所巾反。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毛氏曰〕：莘，長貌。○〔長樂劉氏曰〕：有莘其尾者，飽滿無虞，則戲於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李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反。其居。

〔鄭氏曰〕：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直遙反不能錫命以禮數，色角反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孔氏

曰：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火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長樂劉氏曰：君子見其禍亂必起於是，故曰見微而思古焉。

采芣采芣，筐音匡之筥音舉。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乘證反馬。又何予之，玄衮古本反及黼音斧。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

乃用劔羹。故使采之。孔氏曰。公食禮云。劔芼牛藿羊豕。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茶也。滑菹薑之屬是也。以鼎煮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醎酸乃盛之於劔。謂之劔羹。 ○〔孔氏曰〕

王肅云。筐筥受所采之菜。○〔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元袞卷龍也。又曰。元袞。元衣而畫以卷龍也。○孔氏曰。玉藻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卷字或作竟。然則以

龍首卷然謂之袞。龍袞是龍之狀也。 ○〔鄭氏曰〕及與也。○〔朱氏曰〕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劉氏曰〕菽薄物。采以爲

藿。然而不可不敬。故或筐之。或筥之。況諸侯之君乎。故當有以厚錫予之也。蘇氏曰。采菽猶設筐筥以待之。而況諸侯乎。 ○〔蘇

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袞。古之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

其賜予之至厚者爾。○〔東萊曰〕上公之服九章。元者衣之色也。袞者畫之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者繡之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元袞及黼。皆謂上公之服也。

音必。沸音。檻音。胡覽反。 泉言采其芹。巨斤反。 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巨依反。 其旂淠淠。匹弊反。 鸞聲嘒嘒。呼惠反。 載駟。七南反。 載駟。音四。

君子所屆。音界。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鬻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孔氏曰。釋水云。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氏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 ○〔鄭氏曰〕芹。菜也。

可以爲菹。亦用待君子也。周禮：芹菹雁醢。○〔毛氏曰〕：淖淖，動也。嘒嘒，中節也。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聲之細，則無敢馳驅故也。○

〔蘇氏曰〕：駕者既服而三之曰駟，四之曰駟。董氏曰：載駟則駟也。載駟則駟也。○〔長樂劉氏曰〕：屈，至也。○〔朱氏曰〕：驚

沸檻泉，則采其芹。諸侯來朝，則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歐陽氏曰：詩但述諸侯來

朝，車服之盛可觀爾。其曰君子所屈者，乃言君子所至。車旂如此之盛爾。如鄭所說詩及序文皆無之。

赤芾，音弗，其股，音古，邪，反，似嗟，幅，音福，在下。彼交匪紆，音紆，天子所予樂，音洛，只，音止，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諸侯赤芾邪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孔氏曰：左傳曰：帶裳幅，爲內則亦云。偪，則此服名偪而已。○〔鄭氏

曰〕：芾，太古蔽前之象也。孔氏曰：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

鞞，以韋爲之。孔氏曰：鞞，鞞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古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爲之。玉藻：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

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膝也。孔氏曰：邪纏於足，謂之邪幅。說文曰：膝，臍也。名行膝者，言行而臍束之。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

曰在下。○〔朱氏曰〕：交際也。○〔毛氏曰〕：紆，緩也。○〔朱氏曰〕：言諸侯見于天子，恭敬齋遯，不敢紆緩

也。蓋因其服以起興曰。赤芾在股。則邪幅在下矣。彼交匪紆。則天子所予矣。是以錫之命而申之以福

祿也。鄭氏曰。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董氏曰。天子之命。則有命爵。有命服。有命車。其命之則。路車乘馬。元兗及黼。是也。古者發大命。頒爵祿。必自其先祖廟。示不敢專。則以德受命。其得於神也宜矣。○〔荀子勸

學篇云〕君子不傲不隱不替。謹順其身。詩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

維柞子落之枝。其葉蓬蓬。步公樂只君子。殿多見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牌延左右。亦是率從。

〔鄭氏曰〕興也。○〔毛氏曰〕蓬蓬。盛貌。殿。鎮也。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孔氏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

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荀子儒效篇云。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朱氏曰〕左右。諸侯之臣也。○〔長樂劉氏曰〕柞之所以

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榦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脈盛大。俾之然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者。諸侯也。氣脈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脈之所及。然則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為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故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

樂只君子。萬福攸同。○〔王氏曰〕萬福攸同。則所謂竝受其福也。○〔朱氏曰〕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

孔氏曰。服虔曰。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左傳〕魏絳曰。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

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杜預注。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釋文曰。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貌。

汎汎芳劍楊舟音。紼音。維力馳之樂只君子。天子葵其維之樂只君子。福祿類尸。膍類尸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紼、絆音。維、綏也。孔氏曰釋水云。紼、縵維之。紼、絆也。縵、綏也。孫炎曰。絆、太索也。李巡曰。絆、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綏、繫也。然則紼訓爲縵。絆是大。縵、縵訓爲綏。綏

又爲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絙繫而維持之。○釋文曰。纏。韓詩云。律也。

定。舟人以紼繫其綏以行之。○〔蘇氏曰〕天下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歐

陽氏曰〕紼、纏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持諸侯爾。毛氏曰。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王氏曰〕君子所樂。樂王能以義揆

之也。君子事王以義而已。若王無義以揆之。則誕或見信。忠或見疑。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君子小人

而無樂矣。○〔邱氏曰〕樂只君子。有功德而天子揆之。又以福祿厚之也。○〔朱氏曰〕於是又歎諸侯

優游而至於此也。呂氏曰。王以信義聯諸侯。優游而不迫。○〔釋文曰〕膍。韓詩作臍。

采菽五章章八句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呼報。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

〔前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

駢駢息管反角弓匹然反駢息徐反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息徐反遠矣。

〔毛氏曰〕興也。駢駢調和也。

董氏曰：許慎作鱗鱗角弓，言用角低印便也。若作駢則訓色，先儒以駢取其調和，則字當作鱗鱗與駢同音。

○〔朱氏曰〕角弓以角飾弓

也。孔氏曰：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恆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

駢反貌。○〔鄭氏曰〕胥相也。○〔歐陽氏曰〕弓之爲

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李氏曰〕九族我親之則附疎之則離亦如角弓

翻然而反。○〔蘇氏曰〕是以告之使無相遠也。鄭氏曰：骨肉之親無相疎遠，相疎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鄭氏曰〕爾幽王也。胥皆也。○〔歐陽氏曰〕王與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傲上之所爲也。

此令兄弟綽綽處者反有裕羊樹反不令兄弟交相爲瘡羊主反

〔鄭氏曰〕令善也。○〔毛氏曰〕綽綽寬也。裕饒瘡病也。○〔朱氏曰〕言王化之不善此善兄弟則綽綽

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

王氏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者交相愛故也不令兄弟交相爲瘡者交相惡也。

○〔孔氏曰〕天下善

人少惡人多。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鄭氏曰〕良善也。○〔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爵祿也。○〔王氏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己之曲直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也。則各相怨於一方。○〔朱氏曰〕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王氏曰〕受爵不讓專利而有之也。至于己斯亡怨之所歸禍之所集故也。歐陽氏曰食爭不已至于亡身也。

老馬反爲駒。音拘。不顧其後。如食音嗣。宜齷。於據反。如酌孔取。

〔毛氏曰〕齷飽也。○〔呂氏曰〕孔取甚取也。○〔鄭氏曰〕見老人反侮慢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

老人之遇己亦將然。毛氏曰已老矣而孩童慢之。○孔氏曰此舉馬以喻之。○〔朱氏曰〕已多而宜飽矣其酌之所取亦已甚矣。○〔東

萊曰〕言民不知長少之義慢老而虐之。父兄反聽於子弟。所謂老馬反爲駒也。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其快意不顧如食者但知稱其齷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少加斟酌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音蜀。

〔鄭氏曰〕毋禁辭。說文云毋止之也。○〔毛氏曰〕猱猿屬。陸氏草木疏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獼長臂者爲猿。塗泥也。附著也。徽美也。○

〔鄭氏曰〕屬、連屬也。說文曰：屬，連也。○〔長樂劉氏曰〕小人之爲不善，皆爲所自能，不必教之也。今幽王又疎

薄骨肉，爲不善於上，以倡之，是教猥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

暨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爲上之道也。故陳爲上之道曰：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

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爲之孝友，此之謂微猷。○〔王氏曰〕君子有微猷於此，則小人與屬於彼矣。○

〔東萊曰〕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由外鑠也。宜其與屬而不敢解也。

雨于付雪濼濼符驕見乃見消莫肯下退嫁遺式居婁力住驕反

〔孔氏曰〕濼濼，雪盛貌。王氏曰：其來之衆，則濼濼。○〔毛氏曰〕覘，日氣也。說文曰：覘，日光也。○〔蘇氏曰〕遺，予也。○〔釋文曰〕婁，

王肅云：數也。○〔鄭氏曰〕雨雪之盛，濼濼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則雪消釋矣。○〔蘇氏曰〕雨雪之濼

濼盛也。見日而消矣。王族相怨毒，王苟有意綏之，亦釋然解矣。

呂氏曰：見覘曰消，謂君子有微猷也。雨雪之消，喻小人道消也。○王氏曰：雨雪濼濼，見覘曰消者，譬

之君子，自昭明德，以在民上，則民之惡德消矣。今王曾莫予之，居於其上而屢驕焉，而何以化彼哉。歐陽氏曰：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爲驕傲也。○〔董氏

曰〕濼，韓詩作慶。○〔釋文曰〕見，韓詩作曠，音於見反。云曠，見日出也。曰，韓詩作聿。劉向同。劉向疏曰：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濼濼，見覘聿消。○〔東萊曰〕王之不肯降心下與族人者，以其居於驕慢而不可移也。婁，驕

猶所謂屢空言其驕之非一也

雨雪浮浮見睨曰流如鬢如髦音毛是我用憂

〔毛氏曰〕浮浮猶灑灑也

王氏曰積之高則浮浮○長樂劉氏曰浮浮言積之厚而浮於地上也

流者流而去也鬢南蠻也髦夷髦也

孔氏曰髦西夷之別名牧

誓曰及庸蜀蓬髮微盧彭

濮人彼髮此髮音義同

○〔歐陽氏曰〕言骨肉相殘如夷狄無禮義仁恩也

王氏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

鬢如髦矣如鬢如髦是

謂大亂故我是用憂也

○〔東萊曰〕一章戒王無信讒佞而遠九族二章言王苟遠之非徒王族之乖離也

民皆將化之矣三章四章五章遂言民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相病已而相怨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蔑其尊老而不顧俗之薄極矣皆王化之也六章復嘆世乖俗薄王又從而導之猶教猱升木以塗附塗宜其易也因慨然而思上之化下速於影響導之以惡既易如此況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七章言風俗薄宗族乖離其勢雖如雨雪灑灑之可畏王苟篤於親則洗然如雪之見日羣慝衆怨無復存矣柰何其不肯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八章申言雨雪浮浮見睨曰流其易消如此柰何王方且視宗族如鬢鬢而不之顧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望乎詩人之所憂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苑音鬱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丁仲反諸侯皆不欲朝。直遙反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苑者柳不尙息焉。上帝甚蹈。音悼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毛氏曰〕苑茂木也。○〔鄭氏曰〕尙庶幾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上帝爲斥王。○〔毛氏曰〕蹈

動也。暱近也。○〔歐陽氏曰〕靖安也。○〔蘇氏曰〕君子之願此於王。譬如行道之人。無不庶幾息於茂

柳者。○〔孔氏曰〕王其心變動不怕。王氏曰。但謂上帝甚蹈者。不敢斥言幽王之惡。諸侯相戒無往親近之。必將得罪。王氏曰。幽王暴虐。其蹈人甚矣。

則人皆欲自遠。無欲自暱也。○〔陳氏曰〕且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至焉。言朝王也。

有苑者柳不尙惕。欺例反焉。上帝甚蹈。無自瘵。例界反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毛氏曰〕惕息也。王氏曰。惕小息也。瘵病也。○〔李氏曰〕邁往也。宣王之時。諸侯之朝。猶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今幽王暴虐如此。則諸侯之朝。其速禍也宜矣。○〔歐陽氏曰〕後予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

有鳥高飛。亦傳音附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鄭氏曰〕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

人不知其所屈。

王氏曰：有鳥高飛，亦傳于天者，尚有所極也。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者，其難知甚矣。

○〔東萊曰〕：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之改，然後往

朝。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悔改之期也。故歎曰：曷爲予靖以待之乎？幽王方且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於是乎絕意於王室矣。居以凶矜，卽角弓所謂式居屢驕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夫居焉。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三百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

張丈

民衣服不貳。

音七容

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

扶又

反。見古人也。鄭氏曰：服，謂冠弁衣裳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

之必有其道，取之必有其時，用之必有其制。然後品彙之微，各得正其性命也。故其域天下之心也。必有禮以範其尊卑，必有樂以固其分義。必有政以一其猷，為必有刑以興其邇。守民之用於萬物也，皆有常數，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上以是率於下，下以是事於上。苟不如是，無以容於其身也。故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先王之治，於斯為至矣。然則裘笠撮帶，雖則未儀，有以見民德之歸一也。

〔董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序蓋雜出於古之遺言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下孟歸于周，萬民所望。音亡

〔毛氏曰〕：彼，彼明王也。○〔鄭氏曰〕：城郭之域曰都。孔氏曰：都者，聚居之處。朱氏曰：都，王都也。

○〔呂氏曰〕：都人士者，即喪服

傳所謂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朱氏曰〕黃黃狐裘色也。

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褰元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

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大夫士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孔氏曰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

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鄭氏曰〕于於也。○〔毛

氏曰〕周忠信也。陳氏曰周鎬京也

○〔鄭氏曰〕古明王時都人士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

有濃度文章。○〔邱氏曰〕不惟衣服容貌言語之有常其所行之行又歸於忠信表裏如一故為下民

所仰望而取濃也。○〔孔氏曰〕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

尤甚故舉古以駁今也。○〔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乎周萬

民所望忠也服虔注云逸詩也。

孔氏曰緇衣注云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為逸也

彼都人士臺笠

音緇側基七活立緇反撮反

彼君子女綢

直留反

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音悅

〔鄭氏曰〕臺夫須也。

陸璣艸木疏云舊說夫須莎艸也可以為簑笠

以臺皮為笠

孔氏曰笠本禦暑因可以禦雨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艸笠而至尊野服也前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

用。

○〔毛氏曰〕緇撮緇布冠也。○〔朱氏曰〕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

孔氏曰緇布冠制小故言撮若是帛為元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

○〔呂

氏曰〕君子女者貴人之女所以別民女也。○〔毛氏曰〕綢直密直如髮也。○〔張氏曰〕都人士始論

長民者次論都人之士女一章言長民者故不言女二章以下統言男女也。○〔呂氏曰〕禮不下於庶

人則長民者所齊。野人有不與也。○〔王氏曰〕臺笠緇撮，在野與衆皆作之服也。綢直如髮，則其德性之善也。鄭氏曰：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鄭氏曰〕病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於勿反結。

〔毛氏曰〕琇，美石也。○〔孔氏曰〕王肅云：以美石爲瑱，塞實其耳。○〔朱氏曰〕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

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孔氏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春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世爲公卿。周之舊姓也。韓奕云：爲韓姑，相攸。言汾王之甥，左傳鄭石癸曰：姑，吉人也。后穆之元妃也。是姑與周室爲昏姻也。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也。○李氏曰：周之所謂尹吉，如晉之所謂王謝也。○〔鄭氏曰〕苑，猶屈也。積也。○〔孔氏曰〕我今不見古之

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爲之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蠶勅邁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毛氏曰〕厲，帶之垂者。孔氏曰：厲，垂帶之貌。禮，大帶垂三尺。○王氏曰：厲，大帶也。○〔鄭氏曰〕蠶，螿蟲也。說文曰：長尾爲蠶，短尾爲蠶。尾末捷其言反，然似

婦人髮末曲上卷然者也。孔氏曰：髮傍短髮，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邁，行也。○〔王氏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也。

朱氏曰：思之甚也。○〔釋文〕帶作帶，云本亦作帶。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旃。音餘我不見兮，云何盱喜俱反矣。

〔鄭氏曰〕伊、辭也。盱，病也。朱氏曰：盱，望也。○〔蘇氏曰〕帶由其自餘而垂之。董氏曰：大帶垂三尺，則帶自有餘矣。髮由其自揚而卷之。

言古之爲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朱氏曰：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也。○〔鄭氏曰〕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芣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王氏曰：明盛之朝，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今幽王之時反此，故賦采芣之詩以刺焉。○長樂劉氏曰：周襲商制，王畿之外，疆天下爲八州。州建牧以統七卒也。卒建正以統

三連也。連建帥以統兩屬也。屬建長以統五國。國建侯以統其民，而所以教之者三焉。教之耕以足其衣食也，教之文以興乎道藝也。教之武以防其禍亂也。國有不順，則正之以屬。屬有弗制，則正之以卒。卒有弗制，則正之以州。州有弗制，然後大司馬提六軍起鄰牧，正之以九伐之法。則王者之師，未有踰時而在外者。故男無久役，女無怨曠也。幽王失道，諸侯不朝，九伐之蘊猶存。而大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不能正其所部，而鄉遂之兵，久戍于外，過期不反，與古異矣。

終朝采芣，不盈一朶。弓六反予髮曲局，其五反薄言歸沐。

〔毛氏曰〕興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鄭氏曰〕綠，王芻也。爾雅曰：菘，王芻。郭璞云：菘，蔞也。今呼鷓脚沙。○董氏曰：楚辭曰：資菘施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菘，今攷鄭氏說

以爲王芻，則當逸時，字爲菘矣。

○〔毛氏曰〕兩手曰朶，局，卷也。○〔李氏曰〕薄，辭也。○〔鄭氏曰〕綠，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毛氏曰〕予髮曲局，薄言歸沐，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

〔朱氏曰〕沐蓋以待君子之歸也。蘇氏曰予髮曲局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

終朝采藍。盧談反不盈一襜。尺占反五日爲期。六日不詹。音占

〔鄭氏曰〕藍染艸也。孔氏曰藍可以染青月令仲夏無刈藍以染。○〔毛氏曰〕衣蔽前謂之襜。孔氏曰李巡云衣蔽前衣蔽膝也。○〔朱氏曰〕詹與瞻

同。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長樂劉氏曰既踰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日不詹未久也。尙且望而憂之。又況於遲久而弗歸耶。○〔後漢書

劉瑜上疏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之子于狩。尺敎反言韋。勅亮反其弓。之子于釣。音弔言綸之繩。

〔鄭氏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孔氏曰〕韋謂射訖弛弓納于韋中也。○〔鄭氏曰〕綸釣繳也。

孔氏曰釋言云緡綸也。則綸是繩名。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爲之。弋是繫繩於矢而射謂之微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緹謂之繩緹也。○〔邱氏曰〕言是子

往獵。我則爲之納弓于韋中。往釣。我則爲之緡繩于竿。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陳氏曰此怨辭也。想其居家時所有之事而怨也。○朱氏曰望之切愛之之深也。

其鈞維何維音防及鱖音敍維音鱖及鱖薄言觀古玩者

〔孔氏曰〕上章兼有狩此偏言鈞者因上章鈞文在下接而申之○〔董氏曰〕維鱖及鱖薄言觀者言其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也○〔邱氏曰〕君子善鈞如此今久而不歸故思而述之也○〔釋文曰〕觀

韓詩作覩

采芣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古報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上照伯之職焉鄭氏曰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羣臣○孔氏曰嵩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

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宣王之時

芣芣蒲東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之

〔毛氏曰〕興也芣芣長大貌悠悠行貌○〔蘇氏曰〕宣王國申伯于謝使召公往營之召公之勞行者

猶陰雨之膏黍苗哀今不能而思之也鄭氏曰召伯將徒從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勞來勸說以先之

我任音我輦力展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毛氏曰〕任者鄭氏曰有負任者○孔輦者鄭氏曰有挽輦者○孔車者鄭氏曰有將車者○孔氏曰此轉牛者鄭氏曰有

氏曰謂器物人所負持輦者氏曰輦車人挽以行

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

牽傍牛者

傍薄浪反。○孔氏曰：罪隸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元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上言既云將車者，謂車中有牛而將之。下文又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挽牛，不與將車同也。

○〔鄭氏曰〕集猶成也。○〔邱氏曰〕蓋不定之辭也。孔氏曰：蓋者，爲疑辭，亦爲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

○〔王氏曰〕召伯之遇役夫如此。○〔邱氏曰〕召伯知其勞苦憂思，故皆憂呼而諭之曰：我負任者，我輓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俟我南

行之功已集，蓋云歸哉，謂解之使說也。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毛氏曰〕徒行者，御車者。鄭氏曰：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師者，旅者。鄭氏曰：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孔氏曰：旅屬於師，徒行御車，乃是師旅之人，別而言之。

歷數以類上章也。○〔王氏曰〕召伯之遇征夫如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鄭氏曰〕肅肅，嚴正之貌。○〔毛氏曰〕謝，邑也。後漢志：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朱氏曰〕謝功，謝邑之事也。

○〔鄭氏曰〕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王氏曰〕召伯營謝功之肅，成征師之威，定申伯之宅，平

淮夷故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

原隰解見皇皇者華。○〔毛氏曰〕土治曰平。水治曰清。○〔鄭氏曰〕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

泉水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王氏曰。原隰既平。則疆其土田故也。泉流既清。則理其溝洫故也。○〔東萊曰〕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

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真知職分者也。彼幽王近不能察犬戎之醜。以復宗周。何暇經略江淮之間乎。此詩人所以思古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既見君子。其樂音洛如何。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下溼曰隰。桑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宜桑。以今驗之。實然也。○〔毛氏

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鄭氏曰〕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孔氏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朱

氏曰〕隰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酷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長樂劉氏曰〕沃，謂長茂光潤，如膏之飶也。毛氏曰沃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於糾反。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毛氏曰〕幽，黑色也。孔氏曰：雖爲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長樂劉氏曰：謂老大則漸幽黑也。膠，固也。○〔王氏曰〕德音

孔膠者，其德音之所及，人附離之甚固也。○〔東萊曰〕是詩三以隰桑爲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與何同，表記作暇。○〔朱氏曰〕謂猶告也。表記引遐不謂矣，注謂猶告也。○〔邱氏曰〕詩人自道其

愛賢之意。○〔李氏曰〕我心誠愛君子，雖遠在野，豈不能遠告之哉。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注云：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

○〔董氏曰〕中心藏之，結於心也。○〔李氏曰〕何日忘之，思賢者之心，無日而已也。王氏曰：爾雅所謂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東萊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賢者宜有以告衆人，衆人固無以告賢者也。是詩方思賢者而遽欲謂之，何其犯分躐等歟。蓋慕用之極，與賢者爲一體，思竭吾忠愛以裨補之，其中其否，有所不知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花 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

弗能制。周人爲于僞反之作是詩也。鄭氏曰：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己不正故也。○孔氏曰：褒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孽者，孽也，樹木斬而

復生，謂之孽。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孽。孟子曰：無易樹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爲枿，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孽也。適子，當爲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

〔程氏曰〕詩以刺王序誤作后字，自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

白華音蕒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毛氏曰〕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孔氏曰：釋艸云：舍人曰：白華，一名野菅。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也。○〔孔氏曰〕刈白華已

漚以爲菅，又取白茅纏束之。○〔鄭氏曰〕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陳氏曰〕我，申后也。○〔程氏曰〕

白華，則漚以爲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興尊卑上下各有其分。王氏曰：菅，譬則后也。茅，譬則妾也。

今王亂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俾我窮獨失所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毛氏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孔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

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且為昏。亦是露之雲也。○陳氏曰：雲為質而露為澤。○〔程氏曰〕天步時運也。毛氏曰：猶如也。張氏曰：猶似也。○天之道，雲

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潤。王如以道，則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也。張氏曰：英英白雲，且均露

及菅茅，何天步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

漈符彪反池北流。浸子鳩反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毛氏曰〕漈，流貌。○〔孔氏曰〕言其北流，是目所覩。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邱氏曰〕碩人，謂幽王也。○〔程

氏曰〕小水微流，尚能浸溉稻田。王之崇高尊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

〔說文曰〕漈，水流貌。詩曰：漈沱北流。徐鉉曰：沱，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徒何切。

樵徂焦反彼桑薪，印五綱反烘火東反于燧市林反。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孔氏曰〕樵者，薪之一名。樵彼桑薪，猶薪是穫薪也。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燃曰樵。○〔毛氏曰〕桑薪，宜以養人者也。印，

我也烘燎也。焜，炷竈也。孔氏曰：焜者，無釜之竈，其上然火謂之焜，本爲此竈止以然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鄭璞曰：今之三隅竈也。焜，音志。○〔歐陽氏曰〕樵彼桑薪，叩烘

于焜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烹飪，而爲燎燭，棄妻自傷，失職也。鄭氏曰：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爨，饋之饜，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焜，竈用

炤事物而已。○蘇氏曰：譬如申后之賢，不獲偶王而棄之於外也。○〔程氏曰〕幽王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於嬖人也。維彼王之崇高，而所爲

如是，所以勞傷我心。言之子者，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爲如是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懔懔。七感視我邁邁。

〔說文云〕懔，愁不申也。亦作慘慘。朱氏曰：懔懔，憂貌。○〔王氏曰〕邁邁，然遠我而不顧也。歐陽氏曰：邁，往也。○毛氏曰：邁邁，不說也。○〔毛

氏曰〕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邱氏曰〕如幽王心寵褒姒，而聲容必見於外，不可掩也。念幽王寵

褒姒而遠我，則嘗懔然而憂思。幽王視我，則愈邁邁然而疎遠也。程氏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慘慘然憂戚，而曾不能感動，視我邁邁而去。○朱氏

曰：鼓鐘于宮，則聲聞于外矣。念子懔懔，而反視我邁邁，何哉？○〔釋文曰〕邁，韓詩及說文竝作怵，孚吠反。韓詩云：意不說好，許云：很怒也。

有鶯音秋在梁，有鶴呼各反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毛氏曰〕鶯，禿鶯也。鄭氏曰：鶯之性貪。○〔孔氏曰〕梁，魚梁也。○〔蘇氏曰〕鶯，鶯，皆以魚爲食。然鶴之於鶯，清濁

則有問矣。今鷺在梁而鶴在林，鷺則飽而鶴則饑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如養鷺而棄鶴也。陽 歐

氏曰：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遺棄也。 ○〔程氏曰〕：今王使我不得其所，是以傷心。

鷺鷥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鄭氏曰〕：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王氏曰〕：鷺鷥能好其匹，於止得其所止，雄雌相從，不失其性也。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者，幽王無良，不一其德，鷺鷥之不如也。

有扁邊顯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都禮兮。反

〔毛氏曰〕：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孔氏曰：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蘇氏曰：扁，卑貌。 疢，病也。○〔蘇氏曰〕：石之施於履

者，乘石也。石之扁然下者，可施於履之卑，而不可施於貴。譬如人之賤者，可以為妾，而不可以為后。言物各有所施之，不可改也。陳氏曰：扁然之石，可履以乘車，其受任不過於此。今王以卑人而加之上位，而遺棄申女，何也。 ○〔歐陽氏曰〕：棄妻指此石常在人下。

如妾止當在下爾，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李氏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綠衣之詩，專以綠衣取譬。此詩則多取譬，喻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縣面延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於燭食音教載之，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

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程氏曰〕：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增者。如縣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但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即云教載，絕不成語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毛氏曰〕：興也。縣蠻，小鳥貌。長樂劉氏曰：縣蠻，聲也。邱阿，曲阿也。孔氏曰：釋邱云：非人為之邱。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邱也。卷阿云：有卷者阿。知邱阿是邱之曲中也。○〔朱

氏曰〕：後車，副車也。鄭氏曰：後車，倅車也。○孔氏曰：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鄭氏曰〕：小鳥知止於

邱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王氏曰〕：道之云遠，我

勞如何，刺大臣我微賤者也。我者，內之也。孔氏曰：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為紹摯。○〔陳氏曰〕：飲食以慰藉之，而日

受其教誨。孔氏曰：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又命後車以載之。鄭氏曰：車敗，則命後車以載之。○孔氏曰：從行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

則載。此大臣之所當施於從行小臣之事也。蘇氏曰：黃鳥之止於邱，飛行飲食，無不託焉，而亦未嘗有厭微臣附於公卿，出使於外，柰何曾不飲食教載之哉。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徒且反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邱隅邱角也憚難也○〔王氏曰〕趨疾行也○〔李氏曰〕非敢憚行也但恐其疲勞不能疾

趨耳○〔大學詩云〕縣蠻黃鳥止于邱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縣蠻黃鳥止於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邱側邱傍也極至也○〔李氏曰〕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極之爲言至也非敢憚行但恐不能至其所也

縣蠻三章章八句

瓠戶故反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老刀反饗於恭反餼許氣反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

廢禮焉鄭氏曰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餼生曰牽○孔氏曰公劉云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禮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爲牢也烹人掌外內饗之饗烹煮肉之名故熟曰饗也左氏曰餼牽竭矣餼與

牽相對牲可牽行餼是已殺○李氏曰幽王之爲人也必其所愛者小所廢者大頰弁之詩曰有頰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殺既嘉言有酒之旨有殺之嘉何爲不用之以宴同姓同姓之親而酒殺之美猶不肯用則於賓客雖有牲牢饗餼而不肯用乃其宜也

幡幡孚煩反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毛氏曰〕幡幡瓠葉貌。○〔鄭氏曰〕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菹也。李氏曰：瓠葉新生，可以為菹也。○〔王氏曰〕嘗

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

〔杜氏左傳注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蘇氏曰〕傷今幽王雖有牲牢

饗餼而不肯用也。

有兔他故反斯首炮白交反之燔音煩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孔氏曰〕斯，此也。○〔蘇氏曰〕有兔斯首，言一兔也。李氏曰：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也。○〔毛氏曰〕炮，加火曰燔。○〔鄭

氏曰〕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也。○〔蘇氏曰〕獻，主人酌賓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音隻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反之。

〔毛氏曰〕炕，火曰炙。孔氏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鄭氏曰：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氏曰：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酢，報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市周反之。

〔毛氏曰〕醻，道飲也。孔氏曰：酬者，欲以醻賓而先自飲以道之。此舉酬之初，其賓飲訖，進酒於賓，乃謂之酬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土衛反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所類反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鄭氏曰：荆舒謂楚也。

舒鳩舒鄩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羣舒。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直遙反矣。

〔毛氏曰〕漸漸、山石高峻。釋文曰：漸漸亦作嶄嶄。○〔鄭氏曰〕武人，謂將帥也。○〔朱氏曰〕皇，暇也。○〔孔氏曰〕王

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長樂劉氏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石皆廉利傷人之足，割

馬之蹄，不可以踐履也，不獨漸漸而已，其高峻峭拔，非攀緣則不可以登，今五谿之路，莫不如此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山窮者，川斷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重重相間，遠不可極，不曰悠遠乎。○孔氏曰：鄭氏箋以勞為勞勞，廣闕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

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是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歐陽氏曰〕武人東征，不皇朝矣者，謂久處於外，不得

朝見天子也。長樂劉氏曰：困以陟降之勞，疹以山嵐之氣，既病且死，莫保生還，故不皇言於朝覲也。○〔東萊曰〕解經不必改字，鄭氏以勞為遼，非也。然孔

氏之說，讀詩者所當知。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鄭氏曰〕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毛氏曰〕沒盡也○〔孔氏曰〕言所登歷何時可盡徧也○〔歐陽氏曰〕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

有豕白蹄音丞之丞反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普郎反沱徒河反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孔氏曰釋豕云四蹄皆白豨駭者躁疾之言白蹄名之爲豨是躁疾於餘豕○爾雅云駭與豨字異義同○長樂劉氏曰中國有豕純黑爲常南蠻有豕無非白蹄也謂四足連趾皆白將久

雨則豕進涉水波張氏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孔氏曰〕離歷也○〔朱氏曰〕畢星名○〔毛氏

曰〕月離陰星則雨孔氏曰畢爲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也好雨者畢也鄭氏洪範注曰風土也爲木妃雨水也爲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

寒也是由已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箕東宮宿也畢西宮宿也○〔歐陽氏曰〕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

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爲言長樂劉氏曰記征夫遠行之所見也深入蠻夷之域爲山川之所困雨水之所淫戰敵未捷病疫相仍救其生命之

不暇何皇及於他事哉○〔東萊曰〕長樂劉氏之說其辭切而哀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前則既其文而未既其實

深可懼也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後則三折肱知爲良醫深可信也雖未知其爲何時要皆有益

於學者故特錄之。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音條之華音花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苕之華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毛氏曰〕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

孔氏曰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蕁白華芰舍人曰黃華名蕁白華名芰陸幾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葉可染阜煮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

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而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而黃。

○〔蘇氏曰〕言周室之衰如是華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子零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毛氏曰〕華落葉青青然蘇氏曰言華已盡矣徒見其葉耳

○〔邱氏曰〕詩人言知我所遇之世如此不如不生之愈也。

牂羊墳扶云反首三星在罍音柳人可以食息淺反鮮可以飽。

〔毛氏曰〕牂羊、牝羊也。

孔氏曰釋畜云羊牝牝牝牝故知牂羊牝羊也。

墳大也。○〔鄭氏曰〕三星、心星也。○〔毛氏曰〕罍、曲梁也。寡

婦之笱也。○〔莆田鄭氏曰〕牝羊首小、今也羸瘵、反首大而身小。

王氏曰牝羊則首大牝羊則首小。

牂羊而墳首、心星

而照罍、皆不久也。

毛氏曰三星在罍言不可久也。○鄭氏曰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董氏曰心出在明堂者正也至於將沒而望於魚笱之中其可久乎。

此以興死亡將至也。○

〔陳氏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苟且一食、無望其餘也。

朱氏曰罍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笱且得食足矣、豈可以望其飽哉。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

音佩

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李氏曰〕文王之於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其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時、兵革不息、征伐不休、民之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鑒、豈遠乎哉。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邱氏曰〕將、亦行也。○〔鄭氏曰〕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

黃也。

孔氏曰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華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王氏曰無草而不黃則歲暮矣人可以休息之時也。

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

○〔毛氏曰〕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役。孔氏曰。言萬民何人而不爲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古頑反。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鄭氏曰〕元。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元。長樂劉氏曰。草之黃者。則又黑腐且將再生。無妻曰矜。孔氏曰。矜與鰥古今字。從役者皆

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元至於黃。此豈非民乎。王氏曰。草既黃而死矣。歲

暮之時。死而復生。其色既元。則又改歲矣。○朱氏曰。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爲非民哉。○〔董氏曰〕韓詩作何人不繹。

匪兕。徐履反。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毛氏曰〕兕。虎野獸也。○〔孔氏曰〕率。循也。○〔毛氏曰〕曠。空也。○〔朱氏曰〕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爲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孔氏曰。役夫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爲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

有芄。薄紅反。者狐。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之車。行彼周道。

〔邱氏曰〕芄。毛尾長貌。○〔毛氏曰〕棧。車役車也。孔氏曰。巾車有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是車之狀。非士所乘之棧名也。○〔孔氏曰〕狐。本是

草中之獸。人非禽獸。何爲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乎。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呂氏家塾讀記詩卷第二十五

正大雅 說已見
正小雅

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歐陽氏曰：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威德並著，周國自北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為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

○游氏曰：君臣之分，猶天地尊卑，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庚丙質成，為文王受命之始故也。觀武王於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則可知矣。孰謂至德如方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乃盜虛名而拂天理乎。

〔張氏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已而已。後世多疑文王行善以傾紂之天下，正猶曹丕語禪讓之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德性。文王之德業固美，更得詩人能道之。朱氏

曰：文王之德業固美矣。詩人所以稱述之者，又極形容之妙，是其辭尤粹學者於此而盡心焉，則凡其德性之蘊，皆可見矣。

○〔東萊曰〕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熟味此詩，信非周公莫能作也。

文王在上，音鳥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毛氏曰〕於歎辭昭見也。

鄭氏曰著見也。

不顯顯也不時時也陟升也。〔朱氏曰〕文王在上尊仰之辭也於

昭于天歎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也言文王與天同德也。〔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為其邦舊矣。

董氏曰按后稷封部至太王始自邠來徙至于岐山是為周邦。

至文王而天命之肇造區夏則其命維新矣不顯則所以甚言其顯也不時

則所以甚言其時也唯其德之顯是以為帝命之時也。

朱氏曰猶言豈不顯豈不時也蓋古語聲急而然。邱氏曰帝命不及時而至乎及時而至也。

○〔朱氏

曰〕夫文王在上而於昭于天則有周之德豈不顯乎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則上帝之命豈不時乎德

顯命時間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

歐陽氏曰謂其俯仰之間

常則在帝左右。程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蘇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

齊聲音

文王令聞音不已。

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毛氏曰〕齊聲勉也。○〔鄭氏曰〕令善也聞聲聞也陳敷也。

蕭田鄭氏曰陳徧也。

○〔杜氏左傳注曰〕錫賜也。○

〔李氏曰〕哉者語辭也。○〔毛氏曰〕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朱氏曰〕所謂齊聲文王文王非

有所勉也蓋其純亦不已而人見其齊聲也其德不已則令聞亦不已。

李氏曰惟文王齊聲故其令聞亦不已蓋有實者必有名也孟子曰源泉混混

不舍晝夜盈卮而後進。有本者如是。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又安能不已乎。德盛如是。故上帝敷錫於周。維以文王孫子觀之。則可見矣。

蓋其本宗。則百世爲天子。支庶則百世爲諸侯。鄭氏曰。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皆天命也。不惟如此而已。而又及其

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而與周匹休焉。不顯亦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

而以不顯二字嘆之。以足其辭也。王氏曰。凡周之士。亦皆世顯。則秉文之德故也。○李氏曰。非特文王之子孫也。凡周之士。亦皆世世而顯也。天之所以錫文王。亦可謂至矣。○莆田鄭氏曰。此所以爲偏賜也。

○〔董氏曰〕。魯齊文王。集注作媿媿文王。按說文。媿媿。勉也。然則字當作媿。宋氏國語補音曰。說文無齊字。徐鉉以爲字當從女從尾。改之驚俗。

左氏羊舌職陳桓子。國語芮良夫。引詩作陳錫載周。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真。濟濟。子禮反。多士文王以寧。

〔鄭氏曰〕。猶。謀也。○〔毛氏曰〕。翼翼。恭敬也。思。辭也。○〔顏氏漢書注曰〕。皇。美也。○〔毛氏曰〕。楨。幹也。

濟濟。多威儀也。顏氏漢書注曰。濟濟。盛貌。○〔鄭氏曰〕。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爲君謀事忠敬翼翼然。王氏曰。世之顯。則以厥猶翼翼也。濟濟多

士秉文之德。則厥猶翼翼可知矣。○〔顏氏漢書注曰〕。美哉多士。生此周王之國也。○〔王氏曰〕。楨。國所恃以立也。周獲

天人之助矣。故能生周之楨也。○〔朱氏曰〕。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可以爲國之幹。而文王亦

賴以爲安矣。前漢書王褒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長樂劉氏曰。濟濟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後生也。而文王之天下邦國。又待多士濟濟以爲安寧焉。猶人勤於菑田。反以自養。樂於植材。反以自庇。

穆穆文王於緝

七入 許其反

敬止假

古雅反

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

力計反

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王氏曰〕穆穆敬也美也

朱氏曰穆穆深遠之意

○〔孔氏曰〕於嘆美之辭○〔王氏曰〕緝續也○〔蘇氏曰〕熙光

也爾雅曰緝熙光也

○〔朱氏曰〕繼續光明亦不已之意○〔孔氏曰〕止為語辭○〔蘇氏曰〕假大也○〔毛氏

曰〕麗數也○〔孔氏曰〕不億其數至多不徒於止一億而已○〔鄭氏曰〕周服周之九服也○〔朱

氏曰〕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歐陽氏曰〕

大哉天命商之子孫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為周諸侯○〔孔氏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

周本而美之爾○〔孟子曰〕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

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古亂反

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

音昂 況甫反

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毛氏曰〕殷士殷侯也

朱氏曰商孫子之臣屬也

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也

周禮疏曰裸謂以圭瓚酌鬯也始獻尸也○孔氏曰小宰云凡

祭祀贊裸將之事以將為送言裸時送爵行之也宗廟之祭以裸為主於禮王正裸而后亞裸

則裸將主人之事而殷士來周助祭行灌鬯者以小宰贊裸將觀之則裸將之事有臣助之矣

○〔毛氏曰〕黼白與黑也

董氏曰黼黻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為裳也○孔氏曰續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周冕無續之飾則殷冕亦不以黼為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祭服不止于黼舉一章以表之耳昂殷冠

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鄭氏曰〕王指成王。○〔毛氏曰〕薰進也。無念念也。朱氏曰無念猶豈得無念也猶不顯之義○〔孔

氏曰〕爾祖文王也。○〔王氏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則以天命靡常故也。天嘗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侯服于周所謂靡常也。唯其靡常故商之子孫其爲士而膚美敏疾者乃反裸將于周京以助周祭也。○〔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矣。不變其服存商制也。○〔朱氏曰〕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而亦所以爲戒也。於是呼王之薰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前漢劉向上疏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後嗣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東萊曰〕薰者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故謂之忠薰。

無念爾祖。于必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息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以鼓

〔毛氏曰〕聿述也。朱氏曰聿發語辭也永長也。○〔鄭氏曰〕師衆也。○〔毛氏曰〕駿大也。○〔釋文曰〕不易言其難

也。○〔李氏曰〕無念爾祖言成王欲念爾祖則在乎聿脩厥德而已能脩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祿

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天何容心於其間哉。王氏曰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以德求多福則非

有待於外也○〔毛氏曰〕殷之未喪師帝乙已上也。孔氏曰殷自紂父帝乙以前其間雖行有善惡不喪衆心故能配天以王○〔朱氏曰〕殷未失天下之

時蓋嘗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為監。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

王氏曰：天命艱難，不可保持。如此則後王宜以殷為監也。

〔大學曰〕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東萊曰〕

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

命之不易，無過於葛。爾躬宣昭義問，有虞般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毛氏曰〕過，止也。朱氏曰：過絕也。○〔孔氏曰〕宣昭，布明也。○〔毛氏曰〕義，善也。○〔鄭氏曰〕有，又也。○〔毛

氏曰〕虞，度也。載，事也。○〔朱氏曰〕儀，象也。○〔毛氏曰〕刑，灋也。孚，信也。○〔歐陽氏曰〕知天命之不

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朱氏曰：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自絕其身。武王數紂之惡曰：自絕于天。○〔朱氏曰〕當布明善問，而度殷之所以廢

興由於天命者如此。○〔呂氏曰〕凡欲配天命者，當灋天。然天無聲臭，可求。苟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

此萬邦所以作孚。張氏曰：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朱氏曰〕子思子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

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為天，文王

之所以為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

之以此，其旨深矣。○〔緇衣〕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東萊曰〕宣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蓋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也。又虞度商之興亡自天者自敬與怠瞭然可識愈敬懼而不敢怠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扶又反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呼伯反在上天難忱市林反斯不易以鼓反維王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變反四方。

〔毛氏曰〕忱信也。○〔李氏曰〕易乃難易之易。○〔毛氏曰〕紂居天位為殷之正適也。○〔朱氏曰〕挾

謂挾而有之。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矣。王氏曰明明在下王德之明也赫赫在上天命之赫也。達于上下去就

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王氏曰〕今紂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殷

適也。使不挾四方其不可保持如此。○〔東萊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

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

摯音至仲氏任音王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申反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音泰任有身生此文王。

〔毛氏曰〕摯國任姓之中女也。○〔朱氏曰〕殷商殷商之諸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毛氏

曰〕嬪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

大任、仲任也。王氏曰：擊仲氏任，擊其夫而言。故也。曰：大任，擊其子而言故也。身重也。鄭氏曰：重，謂懷孕也。○〔鄭氏曰〕：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嫁為婦。

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德，同志意也。朱氏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子于媯，納嬪于虞也。○〔蘇氏曰〕：言文王之聖，其

所從來者遠，自其父母而已然矣。長樂劉氏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形影相附，不可以無實而取之也。王季天錫大任以配其德，故克生文王焉。文王天作之合，以大其慶，故克生武王焉。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鄭氏曰〕：翼翼，恭順貌。昭，明也。○〔杜氏左傳注曰〕：聿，惟也。○〔蘇氏曰〕：懷，來也。○〔毛氏曰〕：回，違也。

左傳晏子曰：詩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

○〔鄭氏曰〕：方國，四方來附者。○〔李氏曰〕：文王小心恭慎，明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蓋其德不回，故能朝諸侯，受此四方來歸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戶夾之陽，在渭于黃之涘。音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鄭氏曰〕：監，視也。○〔毛氏曰〕：集，就也。○〔朱氏曰〕：載，年也。○〔毛氏曰〕：合，配也。洽，水也。地理志：左馮翊

在洽水之陽也。顏師古曰：音合，即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穀梁傳曰：水北為陽，渭，解見谷風。○〔毛氏曰〕：涘，涯也。○〔朱氏曰〕：嘉，昏禮

也。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

王氏曰：商失其道，民既散矣。天監在下，有命既集，則雅文王爲能一天下，朝諸侯，故於文王之初載，則天爲作合。

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日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詩人述其所居，是美其氣勢。

○〔鄭氏曰〕：天於文王，生則爲之，生配於氣勢之處。

孔氏曰：名

○〔王氏曰〕：洽陽、渭、涇，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蓋曰非人之所能爲矣。

大邦有子，倪率通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于渭，造七報舟爲梁，不顯其光。

反

反

反

舟爲梁，不顯其光。

〔毛氏曰〕：倪，馨也。

孔氏曰：此俱字，韓詩文作馨，則倪馨義同也。說文云：倪，馨喻也。蓋如今俗語馨喻物云：馨作然也。

○〔朱氏曰〕：文、禮也。祥、吉也。○〔鄭氏曰〕：卜

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使之納幣也。○〔孔氏曰〕：爾雅云：天子造舟，孫炎云：造舟，比舟爲梁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卽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爲天子灋耳。方言曰：造舟，浮梁也。鄭氏曰：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王氏曰〕：譬天之妹，言其德

可以繼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然則非德可以繼天，孰能爲之配。大姒能爲之配，故備其禮文，往請昏焉，以定其祥。既定矣，則文王親迎于渭也。程氏曰：先儒以親迎于渭，謂天子須親迎，文王親迎時，乃爲公子，未爲君也。況周國自在渭旁。

不是

○〔毛氏曰〕：言賢聖之配，王基始於是，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

鄭氏曰：迎大姒而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子管女維莘，所中長張文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命爾，燮伐大商。

反

反

反

音

命爾燮伐大商。

〔毛氏曰〕續、繼也。莘、大媾國也。

輿地廣記曰同州郃陽縣古莘國

長子、長女也。○〔朱氏曰〕行、嫁也。○〔毛氏曰〕篤、厚也。

右、助也。變、和也。○〔邱氏曰〕將言篤生武王之事。故又本而發之也。○〔朱氏曰〕天既命文王於周之

京矣。而克續大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

鄭氏曰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爲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

天又

篤厚之使生武王。

王氏曰言天既生此文王矣又生武王夫是之謂篤

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

陳氏曰書言變友柔克有和順之意

以伐商也。○〔王

氏曰〕言大商則乃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爲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變伐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毛氏曰〕旅、衆也。矢、陳也。○〔孔氏曰〕牧野、紂南郊地名。

釋文曰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

○〔鄭氏曰〕侯、諸侯也。○〔毛

氏曰〕興、起也。○〔鄭氏曰〕臨、視也。女、謂武王也。○〔長樂劉氏曰〕貳、謂疑貳也。○〔孔氏曰〕殷商之

兵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列於牧野。○〔王氏曰〕明文武之興以德不以力也。○〔陳氏曰〕文王

爲王。武王繼世以伐紂。不應復言侯興也。○〔王氏曰〕以其衆寡之力。尊卑之位。宜有貳心。○〔說文

曰〕旂、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詩曰其旂如林。○〔東萊曰〕紂以天子之威如林之衆來

戰。武王方自眇然諸侯而起。苟較強弱而計衆寡。其心必疑貳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

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設爲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

心也。

牧野洋洋。音羊檀徒丹反車煌煌。音皇駟駟。音元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毛氏曰〕洋洋、廣也。朱氏曰：廣大之貌。○董氏曰：水之綬流爲洋洋。○〔孔氏曰〕檀木之兵車。○〔毛氏曰〕煌煌、明也。駟馬白腹曰

駟。孔氏曰：郭璞云：駟，赤色黑鬣也。檀弓亦言戎事乘駟。因武王所乘，遂爲一代常禮。○〔孔氏曰〕彭彭、強盛也。○〔朱氏曰〕師尙父，太公望爲太師而

號尙父也。毛氏曰：師，大也。○鄭氏曰：尙父，呂望也。尊稱焉。○〔毛氏曰〕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鄭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肆，遂也。○蘇

氏曰：肆，縱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也。○〔莆田鄭氏曰〕會朝者，會戰之朝。○〔鄭氏曰〕戰地寬廣，兵車鮮明，馬又強盛，尙

父佐武王爲之上將。○〔孔氏曰〕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前漢王莽傳〕詩云：時維鷹揚，亮彼武王。注云：亮，助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縣、彌延。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縣縣瓜。古華反。虺虺。田節反。民之初生，自土沮漆。七余反。古公亶都但反父。音甫陶音桃復音福。陶穴，未有家室。

〔毛氏曰〕。縣、縣、不絕貌。瓜、紹也。𦉳、𦉳。蒲割也。孔氏曰。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𦉳。𦉳是𦉳之別名。瓜。民。周

民也。○〔朱氏曰〕。自從也。土地也。言周人始生在此沮漆之地也。○〔毛氏曰〕。沮水漆水也。水經曰。沮水出北地直路

縣。東過馮翊。殺羽縣。北東入于洛。漆水出扶風杜陽縣。命山。東北入于渭。○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漆縣注云。漆水在其縣西。郇邑注云。有翽鄉。詩翽國。○孔氏曰。漆沮在翽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云。周原沮漆之間。古公、翽公也。古

言久也。孔氏曰。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公也。亶父、字或殷質。以名言也。○〔孔氏曰〕。陶、說文云。陶、瓦器竈也。蓋以陶

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許氏淮南子注曰〕。復、重窟也。○〔孔氏曰〕。穴、土室也。○〔毛氏曰〕。室

內曰家。孔氏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於此。○〔王氏曰〕。先歲之瓜。嘗大矣。嗣歲之𦉳。則小。末則復大。周

帝譽之。冑也。中嘗衰小。後至於大王文王更大。故以瓜𦉳況之。縣、縣。則言雖弱而不絕也。○〔鄭氏曰〕。

公劉遷于翽。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縣縣然。孔氏曰。舜封棄于郇。號曰后稷。周語曰。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窋于戎狄之間。公劉之篇。說公劉適翽。其言甚詳。蓋不窋已嘗失官。逃

窋。至公劉往居焉。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蘇氏曰〕。大王其始猶處

于復穴。無室家之盛。孔氏曰。七月云。入此室處。即翽事地。豈穴居乎。但翽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及遷於岐。周而後大興焉。○〔前漢地

理志〕。右扶風杜陽注。水南入渭。顏師古曰。詩云。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

漆之地。○〔說文引詩曰〕陶覆陶穴。

古公亶父來朝直遙反走馬率西水澣呼五反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蘇氏曰〕朝、早也。○〔毛氏曰〕率、循也。澣、水厓也。鄭氏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鄭氏曰〕爰、於也。及、與也。○〔毛氏

曰〕姜女、大姜也。○〔莆田鄭氏曰〕聿、遂也。○〔毛氏曰〕胥、相也。宇、居也。○〔孔氏曰〕古公避狄之難

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鄭氏曰〕於是與其妃

大姜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王氏曰遂來相字也。○〔董氏曰〕顧野王作來朝趣馬。○〔東萊曰〕來朝走馬

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為避惡早且疾苟如是之迫遽則豈杖策去邠雍容之氣象哉。

周原膺膺音葦音謹荼如飴音移爰始爰謀爰契苦計反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毛氏曰〕周原沮漆之間也。○〔鄭氏曰〕廣平曰原。○〔毛氏曰〕膺膺、美也。葦、菜也。釋文曰廣雅云葦、藿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葦徒

芻反。○孔氏曰內則曰葦、葦粉榆則葦是美菜非苦茶之類。釋草又云葦葦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為葦然則葦者其烏頭乎。荼、苦菜也。○〔莆田鄭氏曰〕飴、錫也。○〔毛氏曰〕

契、開也。前漢書注云契、刻也詩緜之篇曰爰契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契音尸計反。○孔氏曰春官華氏掌共樵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燂置于燂在龜東楚燂即契也用以灼龜者也士喪禮注云楚荆也然則卜者以楚燂之木燒之於燂炬之

火既然執之以灼龜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光非訓契為開也

○〔鄭氏曰〕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孔氏曰闕宮云居岐之陽山南曰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也膴膴然肥美

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王氏曰以甚言周原之美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已者謀謀從則又

於是契約其龜而卜之○〔王氏曰〕爰始爰謀謀之人也爰契我龜謀之龜也謀之龜則又以為吉與人謀契也曰止則命其臣民止于茲也曰時則命其臣民以土功之時也築室于茲則既命以土功之時遂築室也

李氏曰古之建國必相土地之宜土地既善矣然後稽之於卜筮衛文公遷于楚邶始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則是其既有以相土地之宜矣其後曰卜云其吉終然充臧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居良反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毛氏曰〕慰安也○〔蘇氏曰〕左右東西列之也○〔鄭氏曰〕迺疆理其經界蘇氏曰疆畫經界也理分土宜也○長樂劉氏曰謂畫其

經界則田可疆正其溝洫則水可理○〔蘇氏曰〕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長樂劉氏曰樹藝不失厥土之宜則地利可宜畎道不失厥地之勢則田原可畝也○〔鄭氏曰〕豳

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孔氏曰豳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曰豳地今為柵邑縣西南行正東乃得周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北

四百○〔朱氏曰〕周徧也○〔毛氏曰〕爰於也○〔王氏曰〕既築室于茲矣乃勞來其臣民而慰之乃

安集其臣民而止之○〔孔氏曰〕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

〔莆田鄭氏曰〕乃疆理其經界。乃播種其田畝。於是從西往東之人，徧執事矣。言盡出力也。朱氏曰：言靡事不爲也。

孔氏曰：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色六反版以載，作廟翼翼。

〔鄭氏曰〕俾，使也。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孔氏曰：營，度位處。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

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版，版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李氏曰：左傳凡言與土功，則言板幹，蓋立木兩傍，所以障土，用之相承載也。王氏曰：繩謂之縮，以版衡而繩縮故也。翼翼，嚴顯也。○〔長樂

劉氏曰〕二章言遷，三章四章言其營民之居處，授民之耕種。此章始營公室焉。○〔鄭氏曰〕司空掌

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孔氏曰：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長樂劉氏曰〕其繩

則直，揆其基址必正也。縮版以載，築其垣墉必堅也。○〔毛氏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

居室爲後。○〔釋文〕俾，作卑。曰本又作俾。

掇音之音陲耳升反陲待洛反度呼宏之呼宏蕘呼宏蕘呼宏築之登登，削屢力注反馮馮扶冰反百堵丁古反皆興音馨音鼓弗勝音升

〔毛氏曰〕掇、蕘，釋文曰：劉熙云：蕘，盛土籠也。○說文曰：掇，乘土於器也。陲、陲，衆也。度，居也。鄭氏曰：度，猶投也。○孔氏曰：鄭以度猶投，語異意同。○釋文曰：度，韓詩云：填也。○張氏曰：度，讀如法度之度。言運土以進

也。○王氏曰。○〔蘇氏曰〕。薨薨聲也。董氏曰。薨薨如蟲之聲。則其聲之衆也。○〔董氏曰〕。登登則其聲之應也。○〔蘇氏曰〕。屢重

復削治也。○〔張氏曰〕。馮馮削土聲。○〔鄭氏曰〕。五版爲堵。李氏曰。公羊傳。五版爲堵。五堵爲雉。何休以爲堵四十丈。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

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爲一丈。其說異同姑兩存之。興起也。○〔毛氏曰〕。鼗大鼓也。長一丈二尺。孔氏曰。韞人云。爲鼗鼓。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鼓人云。以鼗鼓鼓役事。

○〔李氏曰〕。凡此皆是形容築牆之意。○〔孔氏曰〕。掘土實之於藁。謂之掾。掾之者衆多。墮墮然。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版中。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李氏曰〕。既投之於版中。則築之

登登。○〔蘇氏曰〕。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長樂劉氏曰。削屢馮馮者。謂牆成脫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王氏曰〕。既作廟矣。於是

營宮室。百堵皆興。則營宮室也。鼗鼓弗勝。則民自勸功。鼗鼓之節。反弗勝也。王氏曰。言勸事樂功也。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苦浪反。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七羊反。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毛氏曰〕。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孔氏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爲王門之名也。○董氏曰。爾雅正門謂之應。

門。而無臯門。爾雅有闕也。○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 伉、

高貌。王氏曰。將將。嚴正也。冢大也。冢土大社也。孔氏曰。大王立此社。後取其制。以爲天子之法。大社之名。唯施于天子。戎大也。醜衆也。○〔王氏曰〕。

宗廟宮室內事也。自內以及外。故於卒言立冢土也。○〔毛氏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孔氏曰。宜。祭祀之名也。

肆不殄。田典反。厥愠。紆問反。亦不隕。韻謹反。厥問。柞。子洛反。械拔。音蒲貝反。矣。行道兌。吐外反。矣。混夷駮。音昆。徒對反。矣。唯其喙。許穢反。矣。

〔毛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蘇氏曰〕殄。絕也。愠。怒也。○〔毛氏曰〕隕。墜也。○〔鄭氏曰〕小

聘曰問。柞。櫟也。陸璣曰。周秦人謂柞爲櫟。械。白桮也。如誰。孔氏曰。郭璞云。桮。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瑤。紫赤可食。陸璣疏云。三○〔孔

氏曰〕拔。拔然生柯葉也。○〔毛氏曰〕兌。成蹊也。○〔邱氏曰〕混。當爲昆字之誤也。○〔毛氏曰〕駮。突也。說文曰。駮。馬疾行貌。○〔呂氏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朱氏曰〕大王所愠。謂昆夷也。言大王雖

不能殄絕昆夷。○〔陳氏曰〕亦不隕墜。其聘問之好。俟我之植木。拔然生柯葉。行道兌然成蹊徑。疆理

蒼治。則昆夷疾奔而遠我矣。○〔朱氏曰〕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東萊曰〕軍國之容雖備。然大王猶未敢輕用其民也。故不敢殄絕所愠之夷狄。亦不隕廢其聘

問之禮。蓋寒暑之節。龍蛇之蟄。未有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也。重以王季三以文王蓄之。可謂厚

矣。然猶有樂天之事焉。至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關之內。鬱鬱葱蔥。輪蹄輻輳。則昆夷不待攘斥。自

奉頭鼠竄之不暇矣。是固消長之理也。此章或以爲專指大王。或以爲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

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大王安得有昆夷說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之詩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然則柞棫拔矣。行道兌矣。安可專指以爲文王之詩乎。蓋總敘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於文王耳。

虞芮 如銳 質厥成。文王蹶 俱衛 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 蘇薦。胡豆 後 反。子曰有奔奏。 如 子曰有禦 魚呂。亡甫 侮 反。

〔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王氏曰〕質厥成者。質其爭訟也。成與周官所謂書其刑殺之成同。○〔毛氏曰〕蹶動也。○〔王氏曰〕生與易所謂觀我生同。

義。○〔毛氏曰〕率下親上曰疏附。 孔氏曰。率疏者令親附。 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 孔氏曰。喻天下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天下皆奔

走而歸 武臣折衝曰禦侮。○〔張氏曰〕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毛氏曰〕虞芮之君

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

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蘇氏曰。大王肇基王迹。並於文王。其始猶國於岐山之下。

其地甚狹。故孟子言文王方百里起。其後既克密須。而國於岐渭之間。既克崇。然後涉渭作都於豐。其地既廣。其所服從之國亦衆。然其政猶行於西南而已。未能及於東北。虞芮質厥成。則東北既集矣。 ○〔鄭氏曰〕文王之德

所以至然者。由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東萊曰〕虞芮質厥成。則道化行矣。文王蹶然震

動深省其所自生者。懼無以致之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力爾。德盛而不居。此文王與人爲善也。至公無我也。於穆不已也。

縣九章章六句

棫雨逼反。樸音卜。文王能官人也。

芄芄薄紅反。棫樸薪之樛音西。濟濟辟音壁王。左右趣七喻反之。

〔毛氏曰〕興也。芄芄木盛貌。棫曰椈也。○〔鄭氏曰〕白椈相樸屬而生者。

孔氏曰釋木云樸椈也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椈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

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近相附著之貌

○〔毛氏曰〕樛積也。濟濟解見文王。○〔鄭氏曰〕辟君也。君王謂文

王也。○〔毛氏曰〕趣趨也。○〔歐陽氏曰〕詩人言芄芄然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樛。

毛氏曰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以

喻文王養育賢材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音奉璋。奉璋峨峨五歌反。髦音毛士攸宜。

〔毛氏曰〕半圭曰璋。

鄭氏曰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孔氏曰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郊特牲曰灌以圭璋故知璋爲璋瓚祭之用瓚唯灌爲然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

亞裸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然則太宰助王裸小宰又助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

○〔毛氏曰〕峨峨盛壯也。

孔氏曰釋訓云峨峨祭也舍人曰峨峨奉璋之貌

髦俊也。○〔歐陽氏

曰言在宗廟則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朱氏曰〕左右奉之亦有趣向辟王之意○〔鄭氏曰〕奉璋之儀峨峨然故今俊士之所宜

溲匹世 彼涇音 舟之丞 烝音 徒楫音 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毛氏曰〕溲舟行貌涇解見谷風○〔鄭氏曰〕烝衆也○〔毛氏曰〕楫櫂也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櫂或謂櫂釋名云在傍撥水曰櫂○

〔鄭氏曰〕于往也邁行也○〔朱氏曰〕六師六軍也毛氏曰天子六軍○孔氏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曰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爲六師此六師亦六軍也春秋之兵雖累萬

之衆皆稱師軍之言師乃是常稱大雅莫非天子之禮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王氏曰〕涇在周地興所見也○〔鄭氏曰〕溲溲然涇水中之舟

衆徒以楫櫂之○〔陳氏曰〕周王有所行邁則六師汲汲然而及之不待戒命而至○〔歐陽氏曰〕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東萊曰〕溲彼涇舟烝徒楫之以興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之速也

倬陟角 反 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毛氏曰〕倬大也雲漢天河也爾雅曰箕斗之間漢津也疏曰劉炫謂是天河即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董氏曰〕昭回于上所以言章○

〔鄭氏曰〕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毛氏曰〕遐遠也○〔孔氏曰〕作人變舊造新之辭朱氏曰謂

變化鼓舞之也。

○〔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蘇氏曰〕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亦有雲漢以為之。

耳。○〔歐陽氏曰〕雲漢在上為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為國之光采。○〔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

下化成。此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之謂也。

追對迥 陟角 反 琢反

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毛氏曰〕追、雕也。金曰雕。

鄭氏曰追師掌追衡 筭則追亦治玉也。

玉曰琢。○〔鄭氏曰〕章、文章也。○〔毛氏曰〕相、質也。

孔氏曰 章是成

文則相是本質 故以相為質也。

○〔鄭氏曰〕罔、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

孔氏曰說文云網網絃也紀別絲也綱者網之大繩舉網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為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紀。

○〔王

氏曰〕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內則使有質。○〔董氏曰〕玉不琢不成器。作人猶追琢使之就器也。然

非養成其質則文其得有傳哉。

邱氏曰有雕琢之文金玉之質表裏如一所以為賢也。

○〔呂氏曰〕所以綱紀四方維持而不墜者皆

官人之効。雖文王無為猶勉勉於斯而不已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戶但 反 麓鹿 音

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

孔氏曰言文王受其祖之業也。

〔東萊曰〕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麗。此篇師傳以為文王之詩。故有大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之

說於理雖無害。然干祿百福之語。則不辭矣。

瞻彼旱麓。榛^{側巾}桔^音。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榛。解見簡兮。○〔陸璣草木疏云〕桔。其形似荊而赤。

莖似善。上黨人織以為牛莒箱器。又屈以為釵。○〔毛氏曰〕濟濟。衆多也。○〔釋文曰〕豈。樂也。弟。易也。

○〔邱氏曰〕此篇凡言君子者。斥文王也。○〔毛氏曰〕干。求也。○〔程氏曰〕瞻彼旱山之榛桔草木。得

麓之氣。濟濟茂盛。興此周家之豈弟君子。承其先祖豈弟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陳氏曰〕周家世

以樂易為德。故其子孫之求福也。亦遵是樂易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歟。朱氏曰。豈弟君子。則其干祿也。豈弟矣。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

〔東萊曰〕繇之八章曰。柞械拔矣。行道兌矣。皇矣之三章曰。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兌。皆以山林

之茂。見王業之盛也。故周語言此章之義曰。夫旱麓之榛桔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

竭。榛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然則所

謂榛桔濟濟者。蓋當時所見之實也。至於詩人發興。則周語不能盡其義。當如程氏說。

瑟^{所乙}。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鄭氏曰〕瑟。潔鮮貌。程氏曰。瑟。密也。 ○〔毛氏曰〕玉瓚。圭瓚也。鄭氏曰。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孔氏曰。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典瑞注。引漢禮。

鑽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則鑽如勺爲槃以乘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鄭氏曰〕黃流，秬鬯也。孔氏曰：秬，黑黍一秬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卓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

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孔氏曰：孔叢子曰：吾聞諸子夏曰：殷受圭瓚，桓、攸所也。降下也。○〔程氏曰〕縝密溫潤之玉瓚，其中所盛必黃流也。豈弟君子，則福祿所降也。

朱氏曰：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酌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董氏曰〕鄭衆於周禮引詩作卣彼玉瓚，賈公彥曰：卣彼玉瓚，蓋古文以瑟爲卣也。○〔東萊曰〕申上章干祿之義也。

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帆宣反。

〔朱氏曰〕興也。○〔鄭氏曰〕鳶，鷗之類。孔氏曰：蒼頡解詁以爲鳶即鷗也。○〔毛氏曰〕戾，至也。○〔鄭氏曰〕遐，遠也。

〔程氏曰〕作，興起之於善也。○〔蘇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然後知鳶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王者之作人，鼓之舞之，使各盡其才，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陳氏曰〕人才至周而盛，雖曰周之子孫，遠不作人，然其所由來者，亦先世之故也。○〔東萊曰〕作人之盛，至於如鳶飛魚躍，非積累薰陶久且熟者，則不能然。其來蓋有自矣。此

序所謂受祖也。

清酒既載。駢息營反牡既備。以享許文反。以祀。以介景福。

〔周禮注曰〕鄭司農云。清酒祭祀之酒。元謂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鄭氏曰〕既載。謂已在尊

中也。○〔孔氏曰〕駢牡。赤牡之牲也。董氏曰。方文王時。周固未有所尚。而駢牡蓋以色自別爾。○孔氏曰。或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朱氏曰〕備。全具也。○

〔鄭氏曰〕景。大也。○〔毛氏曰〕清酒既載。駢牡既備。言年豐畜碩也。孔氏曰。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臚。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

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程氏曰〕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後人載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

饗報。而子孫受福也。○〔東萊曰〕先祖遺子孫之業。莫大於人材。故前章言作人。後章以報祀繼之。

瑟彼柞械。民所燎力召反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反矣。

〔程氏曰〕瑟然。密茂之狀。○〔鄭氏曰〕柞械之所以茂盛者。乃人氣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

程氏曰。今人種榆亦焚之使茂。○〔鄭氏曰〕勞。勞來。猶言佑助。○〔孔氏曰〕上言祭以助福。此言得福之事。柞械所以得

茂者。正以為民所燎。燎。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為神所勞來。

莫莫葛藟。力軌施以鼓于條枚。芒回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莫莫，施貌。程氏曰：莫莫，柔蔓之狀。○〔程氏曰〕施者，謂依緣木之條榦。○〔說文曰〕枚，

榦也。可爲枚。○〔程氏曰〕不回，謂無邪回他道也。○〔鄭氏曰〕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

子孫依緣先人而起。○〔李氏曰〕君子承其先祖之道以求福祿，其求福也無所回邪，唯承其先祖之道而已。

旱麓六章章四句

思齊、側皆反。文王所以聖也。鄭氏曰：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孔氏曰：言文王之聖有所以而然也。○歐陽氏曰：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美記周姜京室之婦。大妣嗣徽許章音則百斯男。反

〔朱氏曰〕思，語辭。○〔毛氏曰〕齊，莊也。媚，愛也。周姜，大姜也。朱氏曰：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室，王室也。朱氏曰：京，周也。○孔氏曰：周京俱是地名。

〔孔氏曰〕京師王室之婦。○〔毛氏曰〕大妣，文王之妃也。徽，美也。○〔朱氏曰〕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又曰：春秋傳曰：管蔡鄭霍魯衛毛聃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爲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爾，亦可以見其多也。言此莊敬之大任，迺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

而稱其爲周室之婦。王氏曰：爲人母，盡母道爲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李氏曰：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由大任而成德可知矣。○〔歐陽氏曰〕大妣，每思慕任姜而繼

其美聲，有不妬忌之賢。長樂劉氏曰：婦人以不妬忌爲正心之本。而子孫衆多。李氏曰：古者親迎之禮，交南向，子北向而跪，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夫爲人婦而必

事其先妣之事。此古之賢女也。以大任而能愛大姜。以大妣而又能嗣大任之徽音。則周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矣。大姜之後有大任。大任之後有大妣。此周之所以興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牙嫁反于家邦。

〔鄭氏曰〕惠順也。○〔孔氏曰〕宗公是宗廟先公。書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為宗。

毛氏曰。宗神也。○張氏曰。未返王故稱公。○〔鄭氏曰〕時是也。恫痛也。○〔毛氏曰〕刑。灋也。寡妻。適妻也。○孔氏曰。適妻唯一。故言寡也。○蘇氏曰。寡妻猶言寡小君。

御、迎也。鄭氏曰。御治也。○孔氏曰。王肅云。以迎治天下國家。○〔朱氏曰〕言文王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

深。故能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灋內施于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張氏

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孟子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東萊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

雝雝於容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音亦亦保。

〔毛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朱氏曰〕不顯幽隱之處也。○〔毛氏曰〕無射無厭也。○〔歐陽氏

曰〕保守也。言文王平居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有事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朱氏曰〕雖居幽隱。

亦常若有臨之者。歐陽氏曰。不以人所不見。而怠常端莊若有所臨。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言其純亦不已如是。○〔東萊曰〕聖

人神人之主也。如前章所載神人孚格，可謂得爲主之道矣。欲求所以孚格者，當於此章觀之。

肆戎疾不殄，烈假古雅反不瑕音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毛氏曰〕肆，故今也。戎，大也。疾，害也。殄，絕也。○〔歐陽氏曰〕烈，光也。○〔毛氏曰〕假，大也。○〔陳氏曰〕瑕，玷也。○〔歐陽氏曰〕光大而無瑕也。式，灋也。○〔毛氏曰〕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言性與天合也。○

〔歐陽氏曰〕事雖未嘗聞，舉必中灋，又不待教諫而入於善。朱氏曰：雖事之無所前問者，而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李

氏曰〕其德性可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矣。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東萊曰〕戎疾，大患難也。美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難，則其餘也。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所謂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音亦譽髦斯士。

〔朱氏曰〕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毛氏曰〕造，爲也。○〔李氏曰〕古之人，指文王也。○〔毛氏曰〕無斃，無厭也。譽，名譽也。○〔釋文曰〕髦，俊也。○〔李氏曰〕唯文王之德如此，故士皆化之，成人則有德，小子則有造。孔氏曰：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王肅云：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皆有所造，爲進於善也。○〔朱氏曰〕凡所以致是者，蓋由文王之德，

純而不已，無有厭斃。○〔鄭氏曰〕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王氏曰：初言大任大猷，則化成乎內也，終言譽髦斯

士則化成乎天下矣。○〔董氏曰〕韓詩作古之人無擇。○〔東萊曰〕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

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斃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臯陶已曰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為古之人復何疑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鄭氏作四章章六句今從毛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孔氏曰定本皇下無矣字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九又爰度待洛上帝蒼巨夷

之憎其式廓苦霍反乃眷音眷西顧此維與宅

〔毛氏曰〕皇大也。○〔程氏曰〕赫威明也。下章云王赫斯怒。○〔毛氏曰〕莫定也。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程氏曰〕究尋究也。度謀度也。○〔莆田鄭氏曰〕蒼底定也。程氏曰蒼致也。頌云蒼定爾功。毛氏武傳曰蒼致也。○〔毛氏曰〕

蒼惡也。廓大也。宅居也。○〔王氏曰〕大哉天乃赫然下視四方求民之所歸矣。鄭氏曰謂所歸就也。○〔程氏曰〕此

泛言天佑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天維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焉。○〔莆田鄭氏曰〕

天察四方之國而底定之。憎其用大而爲虐者，乃睿然西顧，維此周雖小，可與居天子位也。程氏曰：謂使其居西土以下也。

王天下也。

作之屏必領之其菑側吏其翳於計修之平之其灌古亂其桷音啓之辟婢亦之其檜敕貞其楛羌居攘如羊之剔

它歷烏鸞之其壓章夜其柘帝遷明德串古患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孔氏曰〕作、攻作之也。朱氏曰：作拔起也。屏除之也。〔毛氏曰〕木立死曰菑。孔氏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爲木之害故曰菑也。自斃爲翳。孔氏曰：斃爲翳。

曰：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陰翳，故曰翳也。〔朱氏曰〕或云小木蒙密蔽翳者也。〔孔氏曰〕修理之平治之也。程氏曰：謂脩治其叢列，使疏密正直得其宜。〔毛氏曰〕灌、叢生也。

也。桷、桷也。孔氏曰：郭璞云：桷樹似榲桲而庫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爲桷栗。〔程氏曰〕行生曰桷。〔程氏曰〕啓之辟之謂芟除也。〔毛氏曰〕檜、河柳也。

孔氏曰：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璣疏云：皮赤枝葉似松。楛、楛也。孔氏曰：孫炎云：楛，腫節，可以作杖。陸璣疏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程氏曰〕攘之剔之謂穿剔去其

繁冗，使成長也。〔毛氏曰〕壓、山桑也。孔氏曰：郭璞云：壓，桑柘屬，材中爲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壓桑次之。〔朱氏曰〕壓與柘皆美材，可爲弓幹，又可籟也。串、習也。〔

程氏曰〕夷、平也。載路、猶滿路也。〔歐陽氏曰〕此章乃本周作宅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共刊

除樹木而營理邑居。陳氏曰此言成周作邑之始大王之初也。○〔朱氏曰〕帝遷明德謂遷此明德之君於岐周也。○〔呂氏曰〕

串夷載路言民歸往也。其來者習其平易。○〔蘇氏曰〕歸之者載路而不絕。○〔程氏曰〕天立厥配受

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歐陽氏曰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為君也。朱氏曰天以其德可配天而立之於此則其

受命堅固而不易矣。言天命終歸之必成王業也。○〔釋文曰〕翳韓詩作瘳云因也因高填下也。○〔東萊曰〕周頌

曰岐有夷之行周自大王以來世以平夷為治民串習其平易歸往之者載路而不絕民歸之則天命之矣。

帝省昔井反其山柞械斯拔。蒲貝反松栢斯兌。徒外反帝作邦作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

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歐陽氏曰〕省視也。○〔王氏曰〕拔者擢其修榦之謂兌者悅澤外見之謂。毛氏曰兌易直也。○〔鄭氏曰〕對配

也。○〔孔氏曰〕王肅云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毛氏曰〕善兄弟曰友。○〔朱氏曰〕兄謂太伯。○〔鄭氏曰〕篤厚也。○

〔程氏曰〕載辭也錫予也。○〔毛氏曰〕喪亡也奄大也。孔氏曰釋言云荒奄也孫炎云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為大義。程氏曰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程氏

曰。帝省其山。言天視周家之治。以山爲興也。○〔鄭氏曰〕天作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
邱氏曰。天以聖君爲已配。作對。謂文王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時則然矣。太伯讓于王季。而文王起。
孔氏曰。由太伯讓于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興國生君。在太伯王季之時也。○

〔程氏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又述其事也。○〔王氏曰〕因心則友者。言其有天性。因心則然。非學而能也。以太伯避季。則季疑於弗友。故特先言其友也。○〔朱氏曰〕王季所以友其兄者。因其心之自然。既受太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
本鄭氏孔氏說。其德如是。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維此王季。帝度待洛反其心。貊武伯反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
釋文必里反。當作眡志反。

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音施以鼓反于孫子。

〔孔氏曰〕天開度其心。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毛氏曰〕貊。靜也。
孔氏曰。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太傳云。德正應和曰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云。皆靜定也。○〔程氏

曰〕類。肖也。左傳曰。勤施無私曰類。○〔左氏傳曰〕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
朱氏曰。不僭。故人慶其賞。不濫。故人威其刑。○〔鄭氏曰〕

王君也。王季稱王。曰追王也。
孔氏曰。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以其追號爲王。故作者以王言之。○〔左氏傳曰〕慈和徧服。曰順。○〔邱氏曰〕

比、親也。左氏傳曰擇善而從之曰比。○〔鄭氏曰〕靡、無也。祉、福也。施、延也。○〔程氏曰〕此章述王季之德。○〔朱氏曰〕

帝度其心猶言天誘其衷使能制義也。○〔孔氏曰〕服虔云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莫然而定無謹譁也。○〔程氏曰〕非徒能明又能類今能知之而弗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是非誠有也言王

季既明又能類所以為至德。○〔莆田鄭氏曰〕能為人之長能為人之君故使之王此大邦又能惠順親比其民人也。王季本非當立其立者天也。○〔李氏曰〕後世亦繼其德比於文王其德無有恨。○

〔程氏曰〕既受天福祿而能施及于孫子此二句結之而下述文王之事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于願無然歆。許金羨。錢面誕。但且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魚宛徂共。音王赫

反。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安巨徂旅以篤于周祐。音以對于天下。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程氏曰〕畔、近畔。長樂劉氏曰畔謂疆畔書所稱偏黨也反側也頗僻也皆安於疆畔而遠中者也。援、攀援。畔、黨比也。歆、

欲之動也。羨、愛羨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經以涉川譬涉難登岸者無難之地。○〔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孔氏曰王

肅云密須氏姞姓之國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箋以阮徂共皆為國魯詩之義亦以阮徂共皆為國名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邦崇未聞有阮徂共三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張氏曰密地在今寧州阮國名共阮國之地名皆在今涇州

今有其池即共也○前漢地理志安○〔邱氏曰〕赫、怒貌。○〔毛氏曰〕旅、師也。按、止也。朱氏曰上旅周師也下旅密人也。○〔鄭氏

定郡陰密注詩密人國即今寧州也。

曰「篤厚也。祐福也。對答也。」○〔程氏曰〕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爲強，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呂氏曰：文王以無心得天下，雖赫怒用師，皆出於無心也。畔援歡美者，皆有心者也。文王之心與斯民速濟乎大難者也。於是有人不共，拒我

大邦之命。○〔張氏曰〕侵阮直至共之地。○〔程氏曰〕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

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孟子曰〕詩云：王赫斯怒，

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于周，祐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居良反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息淺反原居岐之陽，在

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程氏曰〕依馮也。孔氏曰：依止也。○〔孔氏曰〕京是周所都之邑。○〔張氏曰〕侵自阮疆，言文王却自阮疆而

去伐密也。○〔鄭氏曰〕陟，登也。○〔毛氏曰〕矢，陳也。孔氏曰：無得陳兵於我陵。○〔鄭氏曰〕大陵曰阿。○〔王氏曰〕池，

水所聚也。○〔鄭氏曰〕度，謀也。鮮，善也。毛氏曰：小山別大山曰鮮。○孔氏曰：孫炎云：別不相連也。○〔毛氏曰〕將，側也。方，則也。○〔朱氏

曰〕文王在周之京，所整之兵，既按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歐陽氏曰：言周師先據勝地，然後侵之。所陟之岡，即爲我岡。

○〔楊氏曰〕聖人一視而同仁，則天下無彼我之異。陵，阿泉池，皆視之猶我也。與毀其宗廟，遷其重器

異矣。此蓋戒其軍士不為暴擾之辭也。○〔蘇氏曰〕文王既克密須，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是歟。○〔鄭氏曰〕地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後竟徙都於豐。

孔氏曰：太王初遷已在岐山，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

甫謚云：文王徙宅于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于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前漢地理志曰：安陵闕駟以為本周之程邑也。

○〔孔氏曰〕背山跨水，營建國都。

乃為萬邦之所灑，則下民之所歸往。

李氏曰：下民之王道稱之也。

○〔東萊曰〕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于國都。

以為三軍之鎮，故曰依其在京。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

音荀

爾鈎。

古侯反。援音袁。

與爾臨衝。

昌容反。以伐崇墉。音容。

○〔毛氏曰〕長夏，長大也。

孔氏曰：毛以夏為大。鄭氏曰：夏，諸夏也。

革，更也。○〔鄭氏曰〕詢，謀也。怨耦曰仇。○〔邱氏曰〕仇方，即崇

也。○〔毛氏曰〕鈎，鈎梯也。所以鈎引上城者。

孔氏曰：鈎，援一物，以梯倚城，相鈎引而上，援，即引也。

臨，臨車也。衝，衝車也。

孔氏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

傍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

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

○〔鄭氏曰〕崇侯虎倡紂為無道。

朱氏曰：按史記崇侯虎譖西伯于紂，紂囚西伯于羑里，紂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

歸三年，伐崇侯

虎而作豐邑。

○〔毛氏曰〕墉，城也。○〔程氏曰〕天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

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大其聲色也。故聖人曰：聲色之於化民未也。○〔朱氏曰〕：不長夏以革，未詳其義。程氏曰：其化之感人，雖不見其聲色，而其應之疾，人之惡不及長大而革也。言不待遲久而化也。○張氏曰：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有

中國。○朱氏曰：或曰：長尊尙也。革，兵也。不尊尙強，大兵革而人自服也。○〔程氏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朱氏曰〕：此皆

文王之明德，上帝之所懷也。○〔程氏曰〕：帝謂文王當謀爾爲仇之方，同爾兄弟之國，以爾攻伐之具，以伐爲仇之崇，言聖人之化如此，而天下有昏惡之甚不能化者，謀而伐之，則天下皆善，而王業成。

呂氏曰：言文王其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帝則而非我也。○〔東萊曰〕：不長夏以革，雖難強通，然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

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無外飾，無私意，此明德之實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音信連連，攸馘古獲反安安，是類是禡馬嫁反，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崇墉

攸攸。魚乙反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程氏曰〕：閑閑，徐緩之狀。○〔毛氏曰〕：言言，高大也。○〔鄭氏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訊問之。○

〔毛氏曰〕：連連，徐也。王氏曰：連連，屬而弗絕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孔氏曰：玉藻云：聽饗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

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記功也。

○〔程氏曰〕安安、不輕暴也。○〔毛氏曰〕於內曰類，於野曰禡。

鄭氏曰：類也。禡也。師祭也。○孔氏曰：王制云：天子將出，類於上帝。禡

於所征之地。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肆。師注曰：類禮，依郊祀而爲之。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

○〔王氏曰〕致，致其至也。附，使之內附也。○〔毛

氏曰〕萑萑，彊盛也。○〔王氏曰〕佻佻，壯也。○〔鄭氏曰〕肆，犯突也。

孔氏曰：左傳云：苦使輕者肆焉。則可。○程氏曰：肆，謂縱攻也。

○〔毛氏

曰〕忽滅也。○〔朱氏曰〕拂，戾也。

孔氏曰：拂，拂遠也。

○〔程氏曰〕崇侯迷惡，當文王始伐之徐緩之時，則不服。故

文王遂加之兵，執訊連連之多，聖人之伐，殺其犯順者，非輕肆殺戮也。故於馘也，安安然審重。

朱氏曰：皆城下之戰也。

古者出征，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

朱氏曰：言文王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攻附來者，而威德被于四方也。

○〔朱氏曰〕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張氏曰：民之歸文王久矣，此言附則是方更見得民附。若謂至此纔來附，則不然。且如鑄京辟雍，自西自

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亦久矣非作辟雍而後服也○孔氏曰昆蟲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祭統注云昆蟲溫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螿蟲皆是也

〔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皆樂故能樂也○〔東萊曰〕所以謂之靈臺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而已自文王受命樂其有靈德以下皆講師之贅說也

按武成文王誕膺大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子小子其承厥志誕膺天命即此序所謂文王受命也以撫方夏即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時也惟九年大統未集言既三分天下有其二九年而崩也若以靈臺之作在此九年之間雖非詩人大意所存然尙無害漢儒因此遂以爲受命稱王而以靈臺爲天子之制則悖理甚矣泰誓三篇紂尙在之時武王之稱文王止曰文考而已至大誥武成追王之後始曰文考文王此文王生前不稱王之明驗也武王牧野誓師所告者不過司徒司馬司空猶未備天子六卿之制豈有文王之時已僭天子之臺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毛氏曰〕經度之也○〔蘇氏曰〕靈之言善也晁氏曰爲劉向之學說靈臺之詩曰靈善也○朱氏曰言其知神靈之所爲也○〔毛氏曰〕四方而高

曰臺○〔孔氏曰〕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鄭氏曰〕營表其位也○〔毛氏曰〕攻作也○〔朱氏曰〕不日不終日也○〔孔氏曰〕經理而量度初始爲靈臺之基址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長樂劉氏曰經謂制其廣深營謂定其基址○〔鄭氏曰〕衆民築作不

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東萊曰〕文王之作臺主於望氛禳觀民俗以察天人

之意。因以疏淪精神。宣節勞逸。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楚椒舉曰。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鹿鹿攸伏。其言得之矣。毛鄭以此詩爲五章章四句。或以爲前二章章六句。後二章章四句。於文義甚叶。若愈於毛鄭。今觀楚椒舉引詩。止於鹿攸伏。蓋全舉前二章之文也。若以首章爲章六句。則椒舉所引詩末二句。在官章矣。然則章句其傳甚遠。未易以意改也。

經始勿亟。居力反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音鹿音鹿攸伏。

〔鄭氏曰〕亟、急也。○〔邱氏曰〕子來、猶子爲父來也。○〔毛氏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

孔氏曰。春秋築鹿囿。則囿者築牆爲

界域。而禽獸在其中。說文曰。囿。苑有垣也。

○〔爾雅釋獸云〕鹿、牡麀牝麀。○〔毛氏曰〕攸、所也。○〔朱氏曰〕經始勿亟。文王恐

煩民。令勿亟作也。庶民子來。如子趨父事。不召而自來也。

李氏曰。左傳云。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蓋速成出

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意。則爲勸民出於民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

○〔孔氏曰〕鄭駁異義云。於臺下爲囿沼。○〔趙氏孟子注云〕文

王在此囿中。麀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王氏曰：麀鹿攸伏，則孳乳得其時。○長樂劉氏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囿，從御非少，不驚不逸而攸伏者，無害獸之心。鹿則信之而弗疑也。

麀鹿濯濯。直反。白鳥鷩鷩。戶反。王在靈沼，於物音魚躍。

〔毛氏曰〕濯濯，娛遊也。鷩鷩，肥澤也。孔氏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沼，池也。物，滿也。蘇氏曰：物，充也。○〔鄭氏曰〕鳥獸肥盛

喜樂，言得其所。靈沼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長樂劉氏曰：麀鹿濯濯者，行止自若也。白鳥鷩鷩者，飛鳴自適也。於物魚躍者，魚驚則潛，今物而躍者，智於仁而自遂也。

○〔鄭氏曰〕麀鹿之在囿，不知囿之為囿，亦如在於山林。魚鼈之在沼，不知沼之為沼，亦如相忘於江湖。自非文王之德，上及飛鳥，中及走獸，下及潛魚，豈能及此。

虞音業維樅。七凶反。賁扶云反。鼓維鏞。音鏞音於音鳥論鼓鐘於樂辟音籬。

〔毛氏曰〕植者曰虞，橫者曰枸，業，大版者，樅，崇牙也。鄭氏曰：虞也，枸也，所以縣鐘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為飾。○孔氏曰：縣鐘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為虞，謂橫者

者為枸，枸上加之大版，刻版捷業如鋸齒為之飾，又以彩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朱氏曰：樅，崇牙之樅，樅峻峙貌也。賁，大鼓也。孔氏曰：賁，大也。故謂大鼓為賁鼓。韓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

鼓，注亦云。大鼓，鏞，大鐘也。孔氏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廵曰：大鐘音聲大，鏞大也。○〔鄭氏曰〕論之言倫也，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蘇氏曰：論，講也。

○〔毛氏曰〕水旋邱如璧曰辟雍、以節觀者。孔氏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以水繞邱，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朱氏曰：王制論學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說

者以爲辟雍，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邱如璧以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說者以雍爲澤，蓋即旋邱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爲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雍之樂，遂以辟雍亦爲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爲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爾。○孔氏曰：鄭氏駁異義云：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壘之以靈沼，渭之辟雍，皆無明文。元按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袁準正詩云：辟雍大射，豈孤之處。

○〔東萊曰〕於嘆辭也。樂記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氏以論爲倫，蓋本諸此。或疑靈臺之詩，敍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爲以辟雍學校勸人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誓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鼗徒何反鼓逢逢薄紅反。矇音蒙反瞍音蘇反奏公。

〔陸氏草木疏云〕鼗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甲，其皮堅厚，可冒鼓。

則以鼗皮爲鼓可知矣。○〔毛氏曰〕逢逢和也。釋文云：埋着云：鼓聲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鄭氏曰：凡擊公事也。○〔東

李氏曰：上林賦曰：擊鳴鼗之鼓。

李氏曰：上林賦曰：擊鳴鼗之鼓。

李氏曰：上林賦曰：擊鳴鼗之鼓。

李氏曰：上林賦曰：擊鳴鼗之鼓。

李氏曰：上林賦曰：擊鳴鼗之鼓。

李氏曰：上林賦曰：擊鳴鼗之鼓。

李氏曰：上林賦曰：擊鳴鼗之鼓。

萊曰：樂者，矇瞍之事也。聞鼙鼓之聲，如矇瞍方奏其事也。前三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

扶又反

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鄭氏曰：繼文者，繼文王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鄭氏曰〕：下，猶後也。

孔氏曰：居下世，卽是在後。

○〔毛氏曰〕：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朱氏曰〕：在天，既沒而其神在

天也。○〔毛氏曰〕：王，武王也。○〔鄭氏曰〕：京，謂鎬京也。○〔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于上。武王以武功續終于下，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陳氏曰〕：哲王，謂誰？其在天則大王、王季、文王，其在鎬京則武王是也。在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東萊曰〕：下者，繼上之辭也。下武之繼文，卽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作，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故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陳氏曰〕：三后之孚，著于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

王氏曰：大王、王季、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爲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毛氏曰〕式、法也。○〔王氏曰〕王孚成矣。則下土以爲式。武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維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孝思。○〔李氏曰〕下土之所以爲式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也。朱氏曰。武王旣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以法其孝思而已。蓋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鄭氏曰〕媚、愛也。茲、此也。一人、武王也。○〔毛氏曰〕侯、維也。○〔鄭氏曰〕服、事也。○〔蘇氏曰〕天下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能嗣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孔氏曰〕順德、定本作慎德。準約此詩上下及鄭箋引易。宜爲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董氏曰。淮南子云。應侯順德。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鄭氏曰〕茲、此也。○〔陳氏曰〕來、所自來也。許、語助也。○〔蘇氏曰〕繩、約也。○〔毛氏曰〕武、迹也。○〔鄭氏曰〕祜、福也。○〔陳氏曰〕昭、茲承上昭哉嗣服而言也。武王昭哉嗣服。有自來矣。其道本於繩約。其祖先之蹤跡也。○〔鄭氏曰〕於萬斯來。受天之祜。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後漢祭祀志注。東平王答曰〕大雅曰。昭茲來御。慎其祖父。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朱氏曰〕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鄭氏曰〕遐，遠也。○〔孔氏曰〕佐，助也。○〔呂氏曰〕不遐有佐者，四方皆來佐助，雖萬年不以爲遠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孔氏曰：經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天下服四方定鎬京安後世其所施之事，皆繼伐之功，故言繼伐以總之。○蘇氏曰：繼

文者言繼其文德繼伐者又兼言其武功也。

文王有聲，遜駿，有聲，遜求厥寧，遜觀厥成，文王烝哉。

尹橋音駿，反峻。

〔鄭氏曰〕遜，述也。駿，大也。○〔李氏曰〕觀，當如字讀。○〔毛氏曰〕烝，君也。

呂氏曰：烝，君也。衆也。皆所以得衆爲君也。

○〔蘇氏曰〕

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述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爲君也。○〔鄭氏曰〕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說文曰〕吹，詮詞也。從欠從日。詩曰：吹求厥寧。余

律切。

董氏曰：孫毓引詩曰：吹求厥寧。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說文曰〕豐，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孔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邗耆密須混夷之

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

築城伊瀆。沚誠反。作豐伊匹。匪棘。居力反。其欲。適追來孝。王后烝哉。

〔毛氏曰〕瀆，成溝也。鄭氏曰：方十里曰成。瀆，其溝也。廣深各八尺。○孔氏曰：匠人云：成間有瀆，瀆內之地，其方十里。○釋文曰：韓詩作滹深也。○〔陳氏曰〕匹，稱也。○〔鄭氏曰〕

棘，急也。○〔毛氏曰〕后，君也。○〔孔氏曰〕上言作邑于豐，此述作豐之制。○〔朱氏曰〕文王作豐邑之

城，因舊瀆為限而築之。○〔陳氏曰〕作豐之制，不為侈大，唯其稱而已。○〔朱氏曰〕非欲亟成已之所

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王后亦指文王也。○〔禮器引詩曰〕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釋

文〕棘作亟，曰或作棘，欲作慾，曰或作欲。

王公伊濯。直角反。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呂氏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張氏曰：濯有鮮潔之意。○〔毛氏曰〕翰，榦也。○〔呂氏曰〕文明至此，明建都邑，示

天下知所歸往。天下皆倚以為賴。朱氏曰：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榦榦也。○〔東萊曰〕王公如易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蓋統言之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音璧。皇王烝哉。

〔鄭氏曰〕豐水禹治之使入渭東注於河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

孔氏曰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

水之渭東注于河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後漢地理志注豐鎬相去二十五里

績功也○〔毛氏曰〕皇大也○〔鄭氏曰〕辟

君也○〔李氏曰〕指豐水以言武王之功

董氏曰詩人論周之建都在豐鎬而豐水正居其中者於是思禹之績而見周之成功也

○〔蘇氏曰〕豐水之所以

東注者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武王維君也○〔張氏曰〕時武王既得天下故言皇王烝哉

朱氏

曰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

鎬京辟離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毛氏曰〕武王作邑于鎬京

後漢地理志曰鎬在京兆尹上林苑中孟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皇覽曰文王周家皆在鎬聚東社中

○〔長樂劉氏

曰〕武王自豐而作京于鎬以諸侯之朝覲四夷之來王非豐邑之可容也故越豐水之東作鎬京焉

張氏曰周家自后稷居郿而公劉則居於豳焉太王邑岐而文王又遷于豐至武王則居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必至于遷

○〔張氏曰〕靈臺辟離文王之學也辟離之在

鎬京者武王之學也辟離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當武王作鎬京辟離之時天下無思不服於此尤見王業之成也民之歸周亦久矣非謂至此而始子來也○〔朱氏曰〕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

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鄭氏曰〕考，猶稽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宅居也。○〔鄭氏禮記注曰〕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居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呂氏曰〕言武王稽天命，宅鎬京，定都以爲天下君也。

豐水有芑，音起武王豈不仕，以之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毛氏曰〕芑，草也。仕，事也。○〔陳氏曰〕諒，遺也。○〔毛氏曰〕燕，安也。翼，敬也。○〔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菜，況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爲事乎。○〔蘇氏曰〕故遺其子孫之謀，以安後世之敬者。孔氏曰以安敬事之

子孫。○朱氏曰武王豈無所事乎。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王氏曰雖諒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 ○〔東萊曰〕孫與子，特互言之，皆謂子孫也。序言武王

繼伐，而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之伐，功何邪。定都而無思不服，創業而諒厥子孫，故非大告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作，蓋有本末具載，精粗兼舉者矣。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矣，不可以一體求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